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美 國 短 篇 小 說 集

(上)

傅 東 華 于 熙 儉 選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美國短篇小說集

(上)

傅東華于熙儉選譯

漢譯世界名著

# 目錄

|                 |     |
|-----------------|-----|
| 導言              | 一   |
| 李伯·凡·溫克 (W·歐文作) | 一五  |
| 胖先生 (N·霍桑作)     | 三九  |
| 臘巴西尼的女兒 (N·霍桑作) | 五三  |
| 告密的心 (E·愛倫坡)    | 一〇三 |
| 一隻天才的跳蛙 (馬克吐溫)  | 一一一 |
| 米格斯 (F·布雷哈德)    | 一二一 |
| 橋上絞犯 (A·皮爾斯)    | 一三九 |
| 四次的會遇 (H·詹姆士)   | 一五五 |

|               |     |
|---------------|-----|
| 聖誕節的禮物 (O·亨利) | 二〇五 |
| 失去的菲比 (T·德萊塞) | 二一五 |
| 保羅的罪狀 (W·卡脫)  | 二三七 |
| 柳徑 (S·劉易士作)   | 二六七 |

# 美國短篇小說集

## 導言

H·富克爾 (Walker) 在牛津大學世界名著叢書本短篇小說選的導言裏說，若把英美兩國的短篇小說名著合選在一起，美國的作家至少可以佔到三分之一的比例，至於詩歌的合選，美國的作家恐怕佔不到十分之一罷。這是說明了美國的短篇小說在英語的短篇小說中所佔地位的重要。

不；不但在英語的短篇小說中，就是以全世界的短篇小說而論，美國的短篇小說也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因為，我們曉得，美國和法國的短篇小說是近代短篇小說所由發展的兩個主要的源脈，而法國則等到一八五二——六五年間K·波特萊爾 (Baudelaire) 繙譯了E·愛倫坡的作

品方纔完成了近代短篇小說的藝術，而產生了G·莫泊桑之流的大作手。那末我們即使說美國的短篇小說是近代短篇小說的鼻祖，也不算過分誇張的。

這裏所選擇的只有十一個作家，當然不能代表美國短篇小說的全部，但是美國短篇小說對於近代短篇小說所貢獻的各種成分，卻都有了代表了：

(1) 形式與技巧上的完成——W·歐文，N·霍桑，及E·愛倫坡。

(2) 幽默的成分——馬克吐溫及O·亨利。

(3) 地方色彩即鄉土小說——F·布雷哈德。

(4) 心理分析或性格解剖——A·皮爾斯及H·詹姆士。

(5) 生理的解剖——T·德萊塞。

(6) 大戰後美國生活的反映——W·卡脫及S·列易士。

再從時代思潮上着眼，也已各個作派都有了代表：

(1) 前期浪漫主義，即初期國民時代(1800-1840)的代表——W·歐文。

- (2) 後期浪漫主義，即後期國民時代(1840-1861)的代表——N·霍桑。
- (3) 南方浪漫主義的代表——E·愛倫坡。
- (4) 南北戰爭後所謂鍍金時代的(1865-1900)代表——馬克吐溫。
- (5) 美國寫實主義創始的代表——F·布雷哈德，A·皮耳斯及H·詹姆士。
- (6) 寫實主義確立時代(1900-20)的代表——O·亨利。
- (7) 自然主義的代表——T·德萊塞。
- (8) 大戰後的代表——W·卡脫及S·列易士。

美國自從獨立運動得到勝利，脫離了英國的羈絆，同時也就漸漸打開了清教主義的籠罩，文化中心由北方清教主義的根據地新英格蘭移到了南方的紐約，一般精神都傾向於國力的提高和國運的發展，它的在文學上的反映便是前期的浪漫主義，而在短篇小說部門中的代表便是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

當歐文誕生在紐約的時候，美國的獨立運動還沒有完成。他目擊着獨立戰爭的經過，由此替

他的作品貯蓄了不少的感興。少年時因爲身體衰弱，便到歐洲去作長期旅行，同時在那裏擔任過幾次外交官的職務。一八〇九年開始在“*Salmagundi*”月刊上發表“*History of New York*”（紐約史），便開始顯露他的幽默的天才。一八一五年旅居英國後，他不久就專從事於著作的生涯。他的傑作“*The Sketch Book*”（隨筆，林譯拊掌錄）出版於一八二〇年，當即在英美兩國都博得不少的贊美。繼此而出的有“*Tales of a Traveller*”（一八二四年）（一個旅行家的故事）及旅居西班牙時所作史書多種。一八三二年回居紐約，是早已聲名大著的了。

他的作品包含着不少十八世紀的浪漫氣分，它的一般特色是感情的，主觀的，想像的，內容則充滿着民間傳說，神秘，悲哀情調及異國情調等等。但他具有他的特殊的風格，特別在短篇作品裏，他曾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優美動人的情調，就成了短篇小說所不可缺少的一個元素。所以短篇小說的體裁雖不完成在歐文手裏，歐文卻曾給短篇小說打下了一重堅實的精神的基礎。

拿但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雖然比歐文不過遲生二十年，美國文學的發展卻已進入了另一階段。這個時代包括美國南北戰爭起來以前的二十餘年，當時美



國一面是在繼續的大發展之中，一面卻已遭逢到極大的苦難。因為物質上既然突飛猛進，同時社會的罪惡必然也要跟着增加起來。加以經濟上政治上逐漸顯露南北分裂的危機，於是在這一面努力於大自由，大解放，大活動，大發展的時代，同時也就是一個大混亂，大不統一，大不安的時代。在這樣的局面當中，社會自然要求着一種精神的指導，而這種指導既然不礙要和當時的物質的要求背道而馳，所以終於不能不充溢着浪漫的色彩，這就成了後期浪漫主義了。

霍桑生於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的撒冷城 (Salem)，是個清教徒的舊世家的後裔。他自小就受到新英格蘭那個清教主義根據地的環境的影響，所以對於清教主義與人類生活的關係有着一種異常深切的了解。有一個批評家甚至會說霍桑的小說就是清教主義的化身。但是他並不像真正的清教徒那樣嚴肅的說教。在真正的清教徒，藝術是不容存在的；他們以為藝術的美就是惡。在霍桑，則把道德和藝術調和得非常融洽，以致他的作品裏雖然包含着深切的教訓，卻使你無論如何不會覺得討厭。這一點，我們讀了他的最大傑作 'The Scarlet Letter' (傅譯：猩紅文) 就可以明白。

無論他的短篇小說——代表的集子是“Twice Told Tales”——或長篇小說，他都用象徵的方法。他表現在作品裏的一般態度和當時一般精神指導者的態度都不同。當時的哲學家，如 R·W·愛默生 (Emerson)，對於社會是抱樂觀的，霍桑則是個悲觀主義者。他一面向理想的和靈的方面去竭力探索，一面也對當時的現實世相加以精細的觀察。結果是覺得現實的黑暗和理想的光明太相矛盾太難調和了。因此他的作品裏面一般地充滿着黑暗的陰鬱，而又流露着閃電一般的光明，使讀者讀了之後自然覺得現實之可唾棄和光明之可追求。這就是他用最高藝術手段施行教訓的方法。

同是這個時候，南方出了一個怪傑，代表了美國後期浪漫主義的另一態相，而完成了短篇小說的技巧。這人就是愛得加·愛倫·坡 (Edgar Allan Poe, 1809-49)。原來當時美國的文化是蒼萃在北部，南部則在一般大地主的支配之下，大家努力於蓄奴治產，教育文化等等精神的產物全被蔑視，因而和北方的宗教道德的傳統完全絕了緣，文學只能從民衆當中產出，而坡就是這種文學的代表之一。

坡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是蘇格蘭人，因而他遺傳了前一人種的神秘和熱情，後一人種的豐富的想像力。再加上他生長在南部溫暖的氣候當中，不受宗教上道德上一切的拘束，所以他就成了了一個具有特獨作風的作家。他的短短的生世也很多波折。他生在波斯盾，生後父母就棄世，寄養在維基尼亞（Virginia）一個同姓的商人家里，雖則也會得他培植，進過幾年學校，但不得他的歡心，被派到商店裏去工作。他不耐這種生活，自己跑到波斯盾去嘗試文學的生涯。後來又去投過軍，犯事被革。從此就一選靠投稿爲生，和貧窮不住的掙扎。但是這對於他的作品當然也有影響的。

他同時是一個詩人，批評家和短篇小說作者，但他的短篇小說給與世界的影響最大。他的短篇小說集子有“Rules of Mystery and Imagination”（神秘和想像的故事）就是這書的名字已稱暗示我們他的作品的特質了。他的短篇小說裏面充滿着恐怖感，病的氣分及幻想等等。也有一種諷諭的作品，如本書選譯的“The Telltale Heart”（告密的心）。他又是後來偵探小說及冒險小說的首創者。他在短篇小說的技巧上的貢獻最大。他指出了『整一的效果』（Effect

of Totality) 爲短篇小說的必具條件。他對於情節的展開和性格的描寫都不很注重，專注重全篇的氣分，因此他用做詩的方法做小說，他的小說也就同他的詩一般，作風簡潔而能給人以強力的整個印象。在這一點上，他被承認爲近代短篇小說的先驅者。

當南北戰爭以後進入跟物質的繁榮一齊開始擡頭的寫實主義的時期中，我們頭一個遇見的著名短篇小說作者，就是以幽默著名的馬克吐溫 (Mark Twain)。本書所選譯的一篇 “The Celebrated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 (天才的跳蛙) 就是他在一八六五年發表於紐約某雜誌而成名的傑作。

馬克吐溫原名撒母耳·藍朋·克萊門斯 (Samuel Lanborne Clemens, 1835-1910) 生於東南部的佛羅里達 (Florida)。少時只受過片斷的教育。十七歲時在密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上一隻船裏工作，後來纔跟他哥哥到西部去。從此他給各日報投稿，及從歐洲旅行回來，仍繼續他的寫作生活，同時到各處旅行，講演，所到的地方頗多。當這七八十年代的所謂『鍍金時代』 (The Gilded Age)，美國正在狂熱地從事於鑛山地域的開拓，表面上是欣欣向榮的。他卻睜着一雙冷

眼，凝視着現實，看透了人類行爲無可掩飾的動機，乃至基於社會的因習和階級的偏見等等上面的惡俗的道德觀，心裏感到了深刻的憤慨和憎惡，卻用幽默裝着諷刺，一一的將它們刺着。在體裁上，則因短篇小說跟定期刊物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自然不得不新聞通信化，但正唯如此，倒替短篇小說開闢了一條新路了。他的短篇集子有“Sketches New and Old”（新舊隨筆）出版於一八七五年。

同時同是爲這鍍金時代的反映而卻採用比較嚴肅的態度的，則爲鄉土小說的作者法蘭西斯·布雷哈德（Francis Bret Harte, 1836-1902）他生於阿爾班尼（Albany）少年時過着一種不安定的生活，做過小學教師，礦工和排字人，但始終傾向於新聞事業，到十八歲時，就跟舊金山一家報館訂了約，替它寫短篇小說。一八六四年他開始寫“Condensed Novels”又四年後創辦“Overland Monthly”，他的最好的短篇小說大半都是這上面發表的。後來終老於倫敦。他的代表作品有“The Luck of Roaring Camp and Other Stories”，“Migjles”，“The Outcast of Poker Flat”及“Tennessee’s Partner”等，題材多取於加利福尼亞的礦工生活，而以含有

濃厚的地方色彩著名。他並不怎樣掩飾人們的惡，但他有一種技術，能够顯出即使萬惡的敗類也未嘗不包含着幾分的善，而表現時又絲毫不違背自然。

但是寫實主義在它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要經過性格解剖或心理分析的階段，方始可算確立，於是應運而生的就有 A·波爾斯和 H·詹姆士。

安卜羅斯·皮爾斯 (Ambrose Bierce, 1842-1914?) 生於俄海阿 (Ohio)，在南北戰爭時當過軍官。一八六六年他到加利福尼亞，又六年後旅居英國。未到英國之前，他就寫過許多的隨筆和短篇小說，但並沒有人注意。一八七七年至一八八四年間，由英國回到加利福尼亞，編輯了一種雜誌。一九一四年時居墨西哥，從此再聽不見他的消息，據說就是那一年死在那裏的。他的短篇小說集著名的有 "Tale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為心理分析小說的開始。它們的情調也有悲劇的，也有諷刺的，但都非常精細而深刻。

亨利·詹姆士 (Henry James, 1843-1916) 生於紐約，但大部分受教育的時期都在外國。及到一八八〇年，他就決計久居於英國，只不過偶爾回到美國來幾趟。他的短篇小說集有 "The

Better Sort" (1903) 他因旅居在歐洲及英國受了不少的刺激，所以一般作品都表現着對於一種有教養及有洗練趣味的世界的渴求，往往把文化空氣稀薄的美國社會和富有傳統美的歐洲文明作種種的對照，而所用的方法則是性格分析，從此開拓了心理小說的一條大路。

但是到了O·亨利的手裏，美國在短篇小說中的寫實主義方纔算是確立。O·亨利本名威廉·雪德尼·波脫爾(William Sydney Porter, 1862-1910) 生於南部之格林斯卜羅(Greensboro)。父親是一個窮苦的醫師，因而他小時不過受過一點極粗淺的教育。青年時做過地產公司和銀行的小職員，又因人牽累下過獄。在獄中時他開始做短篇小說給各雜誌投稿，不久就成爲一個流行極廣的作家。他的題材大都是近代都市中的下層薪給者的生活，常能引起讀者的輕妙的笑和不可及料的淚，把握題材擅長發明力和布局的技巧，故雖在社會意義上價值不如那些同時代的社會抗議的作家，卻不能不認爲都市生活的精密的反映，因而具有了歷史的價值，同時又完成了美國短篇小說最高的技巧。他的短篇作品著名的有"The Four Million"及"The Voice of the City"等。

稍後，用着比較嚴肅的態度及自然主義的觀察點去解剖近代都市的醜惡面的，則有提奧多·德萊塞（Theodore Dreiser, 1871—）他小時因家境貧苦，就投身於新聞界，從此做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文字生活纔得成名。他因受過長久的新聞記者的訓練，所以也用新聞記者的態度做小說。他是澈頭澈尾的一個自然主義者。無論在長篇小說或短篇小說裏，他都用嚴格的科學家的眼光去解剖人生和社會，而認定人類的一切行爲都是生物化學的（bio-chemical）作用，無所謂善，也無所謂惡。他又認出人生是不住的奮鬥，而奮鬥的結果往往是產生悲劇，所以他又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在短篇小說上，他大膽打破了從前那種講究布局的作風，而自創一種新風格，因為他已經看出現實的人生是並不如小說家所意想的那麼有結構的。他的短篇小說集有“Free and Other Stories”及“Chains”等。

經過了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一般文藝作品中所表現的是對於以前的繁榮理想的幻滅意識和敗北主義。這裏只選兩個代表：

威拉·卡脫女士（Miss Willa, Cather, 1876—）生於溫徹斯脫（Winchester），從事



過新聞生活好幾年，又做過“McClure's Magazine”的助理編輯許多年。她的短篇小說集“*Youth and Bright Medusa*”出版於一九二〇年。她的寫實的觀察非常忠實，但一般的含着悲劇的情調，往往把現代生活烘托在過去時代的背景上。

辛克萊·列易士 (Sinclair Lewis, 1885—) 以“*Main Street*” (1920) 一部小說著名，短篇集有“*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Sinclair Lewis*” (1935)。他是一個眼光銳利的第一流的諷刺家。他的題材是澈底地現代生活的。他自己並沒有什麼明顯確定的主張，但是他對於現世和的各方面表示着深刻的不滿和憤激，一九三一年他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金，他在美國文學界的地位從此固定了。

以上不過指示美國短篇小說的一條極其粗略的線索，且因篇幅的限制，被遺漏了的作家當然很多。但是讀者倘能依着這條線索去讀本書所收的幾篇小說，並從此推廣出去讀其他作家及其他作品，想來就不致茫無頭緒了。



李伯·凡·溫克  
W·歐文作

凡曾在黑德森河上航行過的，總必還記得卡茲吉爾諸山罷。它們是亞巴拉姜大山系截斷的一支，見於河之西側，聳然高矗，鎮壓着四周的地面。季序的遷變，氣候的陰晴，乃至一日間的早晚，都足使那奇幻的山色山容發生變化，因而遠近的承家賢婦們都把它們當作準確無差的晴雨表用的。當天氣晴明穩定的時候，它們是披着青紫的顏色，把分明的輪廓印在傍晚清明的天上；但有時天澹無雲，它們的尖頂卻罩着一團白氣，映着落日的餘光，輝耀的有如一頂光榮的王冕。

在這些仙山的山腳，航行的人也許會看見輕烟由一村落中裊裊而上，從樹隙遙窺，隱約可見，那村中的木板的屋頂，適際高處的青蔥融化作近景的新綠。這是一個小小的鄉村，年代已甚久遠，乃是荷蘭人初殖民到此時所建，正當仁惠的彼得·施德佛山（祝他地下平安）建設政府之始。近幾年中，原來殖民者的房屋還有存在的，係用荷蘭運來的小黃磚建築，窗作格子式，門牆有尖角

樓，屋上插着定風羽。

就在這個村落中，也就在這些房屋之一（老實說，它是已經不堪破舊的，）距今許多年前，當這裏還是大不列顛一塊屬地的時候，曾住着一個老實善良的朋友，名字叫做李伯·凡·溫克。他是凡溫克一族的後裔，他的先人在彼得·施德佛山的俠義時代曾以勇武著名，並曾從他去圍攻克里斯帝拿要塞。然而他卻絕少遺傳他先人的尚武性格。我已說他是個老實善良的朋友了；同時他又是一和氣的鄰舍，一個馴良懼內的丈夫。實際上，他所以具有那樣柔和的性格，使他到處都得心人，原是由於懼內而來的；因凡在家裏受着潑婦的紀律，出外去就最容易對人卑屈而妥協。無疑的，他們的脾氣是在室人苛責的烘爐中鍛鍊得韌軟如意了，且欲教成耐心忍苦的美德，一次韓中的講演，就抵得過全世界牧師的說教。所以家有悍妻，有些地方也可說是差堪自慰的幸福；果其如此，那末李伯·凡·溫克的幸福真是不同常人了。

他在村上所有的賢婦們當中，確是人人都喜愛的，他家裏每有吵鬧，她們總都幫他的忙，這也是婦人們的常情；又當她們夜間閒談提起這些事，也總都怪他的老婆不是。村上的孩子們每見他

來，也都歡呼喜躍。他幫助他們做遊戲，替他們做玩物，教他們放風箏，打彈子，並且告訴他們關於鬼怪、巫婆、和紅人的長篇故事。每當他在村上懶散走着的時候，他總要被一羣孩子們團團圍住，大家抓住他的衣裾，爬在他的背上，並且對他百樣的惡作劇也不要緊；又在鄰近一帶地方，沒有一隻狗是會對他叫的。

李伯的性格有個大毛病，就是對於一切種類的有利的勞動都懷着一種不可克服的厭惡。這決不是由於恆心或耐性的缺乏；因為他會拿着一根像韃靼人的長矛那樣長笨的釣竿，坐在一塊潮濕的石頭上垂釣終日，即使魚兒一口也不來咬，他也不埋怨一聲。他會肩上揹着一支獵槍，接連幾個鐘頭，穿林、越澤、上山、入谷的跋涉，只爲的要打幾隻松鼠或野班鳩。鄰舍家有事要他幫忙，就是極粗笨的工作，他也從來不會拒絕；爲剝玉米或築石牆而舉行的鄉村宴會，他總是搶先到的；就是村上的婦人，也常要他跑差使，或叫他做自家男子不肯做的零碎事情。總而言之，只除開他自己的事情，李伯任是何人的事情都高興做的；至於叫他做家裏的事或把農場料理料理，他就覺得有些不可能了。

事實上，他對人說在他農場上工作是沒有用的；這是全村最不利的一塊地；什麼事情都會出毛病，他就是去料理，也還是要出毛病的。他的籬笆繼續的倒敗；他的牛不是走失了，就是跑進人家菜畦裏去；他田裏的野草定規比什麼地方都長得快些；雨總檢他正要田裏工作的時候下來；因此他這祖遺的地產在他經管之下，就一畝一畝的縮小下去，終於只剩一小片的玉米和馬鈴薯，然而在附近一帶的農場中，也還要算是最最荒廢的。

他的孩子們，也和他一樣的破爛和放蕩，好像沒有父母的一般。他的兒子李伯，是照他自己的型像塑出來的，穿着他父親的舊衣裳，頗有克肖父德的希望。普通，總見他像一匹小馬一般跟在他母親的腳後，穿着他父親丟掉不要的一條大腳褲，用一隻手頗費力地擦着，像漂亮女人下雨天揭起她的衣裾似的。

然而李伯·凡·溫克卻是那種帶點傻氣的隨遇而安的樂天家，把世上事看得無可無不可，麵包白的黃的都會吃，只看那樣最不要操心；與其爲一鎊而工作，寧可拿一辨士而挨餓。倘如沒有人管着他的話，他就可心滿意足地度過一生；但是他的老婆要繼續不斷的在他耳中喋喋，說他懶

情，不當心，並說一家人都要毀在他身上。早晨，日中，夜晚，她嘴裏總是嘮叨不休；他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包管要引出她滔滔不絕的大篇演講來。李伯之應付這種演講，就只有一個法子，而這法子因為常用之故，早已經變成一種習慣了。那就是聳聳他的肩，搖搖他的頭，垂下他的眼睛，卻是一言不發。然而這法子常要引他老婆重新發起雷霆來；到這時候，他就只願收兵免戰，跑出了自家的大門——老實說，唯有這一條路是屬於一個懼內的丈夫所有的。

李伯在家庭中的唯一知己，就是他的一隻名為狼的狗，狼也和他主人一樣的萎靡；因為李伯的老婆把他們兩個當做一雙閒蕩的伙伴，常要拿一種凶狠的目光看着狼，以為他主人常常不回家，都是給他帶壞的。以一隻體面的狗所應有的精神而論，他確是和其他奔走林間的狗一般勇敢的——可是，天底下有什麼勇氣能够抵擋得住一個女人的喋喋不休的口和咄咄逼人的凶談呢？所以狼一走進家門口，立即會倒了威風，把尾巴掛在地下，或夾在腿間，裝起一副惡形惡狀，賊膽心虛的走着，只向李伯的家婆不住的睨視，倘見茗帚柄或水勺兒略一揮動，他就急忙叫着飛跑到門前去了。

婚後的年歲一年年的過去，李伯·凡·溫克的日子也就一天難過似一天；原來暴躁的性情斷不會因年齡而和緩，鋒利的舌頭卻要因常用而更鋒利。許多時以來，每當被逐出門，他的自慰就是去參加一個由村上的聖人們，哲學家們，和其他閒蕩的人物組成的永久的俱樂部；他們的開會常在一家小客店門前的板凳上，那客店是拿佐治三世陛下的紅色肖像做招牌的。他們常在那樹蔭底下坐過一個長永倦人的夏日，無精打采地談着村上的新聞，或是講着那種一無所謂的冗長的催眠故事。但若偶爾有過往行人的舊報紙落在他們手裏，而使他們發起高深的議論來，那末就值得拿任何政治家所化費的金錢去聽一聽了。當小學教師戴立克·凡·本麥把這些報紙的內容唸出來時，他們是何等嚴肅的傾聽着，原來戴立克雖是個小塊兒，學問卻極淵博，就是字典上第一等長的長字也難他不倒的；而且他們對於發生了數月以後的國事，是何等賢明地議論着啊。

這個祕密政治會議裏面的意見，是完全受尼哥拉·維特支配的。他是村上的村長，又是客店的主人。他在客店門前從早到晚的坐着，只等太陽曬到身上來纔肯移動一下，而一經移到了大樹的樹蔭裏面便又不動了；因此鄰舍們都可憑他的動作知道時辰，竟和日規一般的準確。人家確實



難得聽見他說話，只看見他把烟袋不住的抽着。但是他的信徒們（因為凡是偉大人物必定都有信徒的）卻能完全了解他，都曉得怎樣去揣摹他的意旨。如果大家讀的或報告的事情使他不快，就會見他把烟袋狠命的抽，不住噴出短促而含怒的烟縷；至當他心中愉快，那末他就慢慢地坦坦地把烟吸進去，而將穩靜的輕雲噴出來；又有時，他會把烟袋從口中取出，使香霧裊裊於鼻際，嚴肅地微點其頭，以表示完全贊同之意。

不幸的李伯在這個躲避的所在，也終於被他那潑辣的老婆趕走了；因為她常要突如其來的攪亂這個會議的安寧，使得在會的人員霎時都走散；雖是那威嚴的人物尼哥拉·維特一經遇着這可怕的英雄的利舌，也不免要失其神聖，因為她老實不客氣，簡直說他丈夫的懶惰脾氣是他給帶上的。

可憐的李伯終至幾乎絕望了；他要避免田間的工作和老婆的吵鬧，唯有一條路，就是手中提着鎗，漫步到林間去。在林間，他有時坐在一株樹的樹根，把背囊裏所帶的東西和狼分食，原來他是把狼當作了患難之交而對他深表同情的。「可憐的狼啊，」他常要說，「你的女主人竟叫你過着

狗的生活呢；可是不要緊，我的朋友，我在世一天，你就一天不會沒有朋友幫忙你！那時狼就搖搖他的尾巴，對他主人的臉注意地看了一眼；倘如狗也能憐憫人的話，那末我確實相信他是竭誠地把憐憫的情緒報答他的主人了。

有一個晴明的秋日，也在這樣的漫遊之中，李伯無意識地爬上卡茲吉爾山的最高峯。他方從事於他所喜愛的松鼠獵，那寂靜的所在已經一再發出他的鎗聲的回響了。時光近晚，他喘氣着，疲乏了，便在山崖邊一塊綠草蒙茸的圓丘上，倒了下來。從樹隙中，他可以下瞰到一片豐裕的森林綿延到數哩之遠。一段路外，又可看見那壯麗的黑德森河遠在山下靜默而非嚴的流着，反映着一片紫雲，或有時看見懶散的孤帆數點，偃臥在那如鏡的江心，久久纔向蒼碧的高原消失。

在另一方面，底下一個深谷，莽莽蒼蒼的，由懸崖碎落的枝葉填滿它的深底，但也可見斜日返照的微光。李伯躺着對面前的景象玩味了一些時；天色漸漸的晚了；羣山已開始把蔚藍的長影射在平地上；他知道回到村中時光早已要黑了，想起回家又該挨老婆的罵，不由得深深歎了一口氣。

他正要下山，忽聽見一段路外有一個聲音喊道：「李伯·凡·溫克！李伯·凡·溫克！」他回

頭看看，卻不見什麼，只有一隻孤鴉振翼渡山而過。他以為是幻覺，重又轉身下山，卻聽見同是那聲音又在傍晚的天空震盪着，「李伯·凡·溫克！李伯·凡·溫克！」同時狼也豎起他的鬃毛，大聲叫着，躲到他主人的身邊，向深谷中畏怯地窺看。這時李伯覺得有種無形的恐懼暗暗襲來；他急切地，向狼所看的方向看去，便見一奇異的人形由山岩掙扎而上，背上駝着一件沉重東西，佝僂着走路。他看見這樣寂寞無人的所在竟有人在走路，心裏不由得駭異起來，但還以為那是他的鄰人，叫他去幫點忙的，因而就迎上前去。

及到走近，纔見那人的形狀非常古怪，他就更加駭異了。那人是個低矮橫闊的老頭兒，一頭蓬鬆的濃髮，一部斑白的鬚鬚。他的衣服是古代的荷蘭式——一件布外褂，束着腰——好幾條褲子，外面一條很大，兩側有兩排釦子作裝飾，膝蓋上有隆起的東西。他肩上駝着一個胖大的酒桶，似乎是裝滿酒的。他做做手勢，叫李伯走近去幫他的忙。李伯雖然也很狡猾，不肯輕易信任這個陌生人，但是不知怎麼的，已經很快的應承了他了；於是彼此相幫，爬上一條分明由山澗乾涸而成的狹道。當他們正在爬登時，李伯偶爾聽見一種拖長的隆隆之聲，好像遠處的雷響，彷彿從他們當時走的

那條狹道所向的兩岩之間一條山峽中發出。他停着步聽了一會兒，當是山巔常有的那種一時的雷響，便仍前進了。經過山峽，走到一個山洞，形狀像個半圓形的小劇場，四周有森豎的巉岩圍着，上面有倒懸的樹枝幹交叉，使你只能瞥見一點蔚藍的天空和傍晚的雲影。一路上，李伯和他的同伴都一聲不響的走着，因為李伯看見那人把桶酒駝上荒山，心裏雖覺詫異，卻有一種奇異的空氣包圍着那個陌生人，引起了他的恐懼，使他不敢和他去親近。

走進了半圓劇場，便又有新奇的事物出現了。在中央一塊平坦的地點，有一羣奇形怪狀的人。正方在打九柱地球。他們的衣服都是很古怪的；有的穿短褂，有的穿緊身，腰帶上掛着長刀，大半穿着寬大的褲子，和那引路人穿的樣式相像。他們的面貌也很特別；有一個鬚鬚很多，闊面孔，眼睛小得跟豬眼一般；又一個臉上只看見一個鼻頭，戴着一頂白色的尖帽，上面裝飾着一小枝紅色的鷄毛。大家都有鬍子，只是形狀和顏色各各不同。裏面有一個，彷彿是全羣中的司令。他是一個壯健的老紳士，一副飽受風霜的容顏，穿着一件鑲花邊的短褂，闊帶，腰刀，高檐帽上插着一支羽毛，紅襪，高跟鞋，用薔薇花做裝飾。全羣的人都使李伯想起多米尼·凡·賽克客廳中掛着的一張荷蘭古畫。

上的人物來，那還是此地開初殖民的時候由荷蘭帶過來的。

特別使李伯覺得奇怪的，就是那羣人雖然分明都在取樂，卻都裝着極其莊嚴的神氣而且靜默得極其神祕，在他平日見過的娛樂團體裏面，從來一個沒有是像這樣嚴肅的。除了球的聲音，再沒有一件東西打破全場的寂靜，而球滾着的時候，便全山都響應起來，像響雷一樣。

當李伯和他的同伴走近他們的時候，他們突然停住了遊戲，把固定的像石像一般的眼光注射在他身上，並且把他們那種奇異，嚴肅，沒有光彩的面孔向着他，使他不由得簌簌的發起抖來。那時候他的同伴已把桶中的酒倒在長頸瓶中，做做手勢，叫他去服侍那一羣人。他惶恐戰慄的服從了他的話；他們肅靜無聲地把酒鯨吞了，就又重新打起球來。

後來李伯的懼怕慢慢減少了。他甚至敢趁無人看着他的時候把那酒來偷嘗一下，覺得它頗有上品荷蘭酒的風味。他本是個貪杯的朋友，因而一會兒之後就不由得不再喝一口。而且越嘗越覺有滋味，竟拿起酒瓶來啜了許多回，終至頭昏腦重，兩隻眼睛打起轉來，便不覺把頭逐漸低下去，昏昏然的睡着了。

等他醒來的時候，他發見自己仍在最初看見那谷中老人的那塊綠丘上。他擦了擦眼睛——

原來是個日光燦爛的早晨了。鳥兒在叢樹裏跳躍啁啾，老鷹拍着翅膀高高的飛着，迎着山上的清風。李伯心裏忖道，「難道我睡在這裏過夜了？」他就想起未睡以前的事情來。那個擗酒桶的怪人

——那條山峽——那岩石之間的山洞——那個打九柱地球的憂鬱的團體——那個長頸的酒

瓶——「唉！那個長頸的酒瓶！那該死的酒瓶！」李伯心裏想，「我得用什麼話去跟老婆辯解呢？」

他四面找着他的槍，但是並沒有他那柄清潔油光的烏槍，只有一枝爛舊的槍放在他的身邊，槍管上堆着鐵鏽，扳機已經脫落了，槍托被蟲蛀空了。到這時候，他纔疑心山裏的強盜跟他惡作劇，故意把他灌醉了，偷了他的槍去。狼也不見了，但他也許是因追逐松鼠或雉鳩跑開去的。他吹了個唿哨叫他，呼喊他的名字，但都無效；只有回音重複他的唿哨和呼喚，狗卻不見。

他決計再到昨晚遊戲的地方，倘如碰見那團體中人，便去問他要回他的槍和狗。當他起身走時，他覺自己的關節木僵，缺乏他往常的活潑了。「這些山地於我不相宜哩！」李伯心裏想，「倘如這回的惡作劇把我放倒在牀上害起癱風病來，我纔和老婆有好日子過呢。」他好容易纔爬下山

谷來，尋着昨天晚上他和他的侶伴爬上去的那條狹道；可是他吃了一驚，看見那道已變成一條山澗，由層層的岩石奔流而來，把淙淙的水聲充滿了山谷。但是他仍舊沒法從澗邊爬登，打赤楊、黃樟、巫榛的叢中竭力穿過，有時被野葡萄藤絆倒，原來羣樹之間都有這種野藤糾結着，在道上鋪成一種網的。

過了許久，他纔達到山峽開展而成半圓劇場的所在；但那洞已無痕跡。只見岩石壁立，高不可攀，上有瀑布奔流，成爲一片飛沫，墮入一個深闊的盤谷，四周樹林蔭翳，暗黑不可辨視。到那時候，李伯只得呆住了。他又吹個唿哨叫呼他的狗，而回答他的只有一羣噪舌的閒鴉，高高飛舞在一株由岩石倒懸的枯樹上；且因高在空中，地位甚穩，便像下瞰着那可憐人的惶惑而大肆其譏嘲事情怎麼辦呢？——早晨漸漸過去了，李伯因未吃早飯，腹內已打起飢荒。他痛惜他的槍和狗；他怕見他的老婆；可是餓死在山中究竟也不是個辦法。他搖搖他的頭，捋上他的上鏽的烏槍，心裏充滿着煩惱和焦急，只得舉步回家了。

他近村時遇着一羣人，可是，一個也不認識，這已使他有些驚異，因他以爲自己是村裏人沒有

一個不認識的。他們的衣服，也和他慣見的樣式不同了。大家都向他瞪視，現出同樣驚異的神情，又當他們的眼睛注視着他的時候，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摸摸他們的下頰。因這姿勢不住的重演，引得李伯也不由得模倣他們一下，這一來，他纔駭然的發見自己的鬍子已經長到一尺了！

那時他已進入鄉村的境界。一羣奇異的孩童跟在他後邊跑，向他呼喊，指着他的灰色鬍子。村上的狗，也都已不認識他，他一路走過，都向着他叫了。就是村上的狀況也已大大的改變；地面加大了，人也加多了。兩旁有一排排的房屋，都是他從來沒有看見過的；至於他從前常去的那些，都已不知去向。門上掛着陌生的名字——窺裏露出陌生的面孔——什麼都陌生了。那時他心裏糊塗；心想他和他周圍的世界難道都已受了魔術。這明明是他的本鄉，還是前一天纔離開的。那裏是卡茲吉爾諸山——那裏是銀色的黑德森河在一段路外流過——一山一谷都照常的。李伯墜入五里霧中了。他心裏想，「昨天晚上那個細頸酒瓶把我這可憐的腦子攪昏了！」

他好容易纔尋到回家去的路，怕生生靜悄悄的，走近前去，擔心着老婆的尖利呼聲隨時都可以暴發。但一看自家的房屋，是已經敗壞的了——屋頂陷入了，窗門破碎了，門扇脫鍵了。一頭餓得



半死的狗，樣子有些像狼，在近旁藏藏躲躲。李伯叫了聲他的名字，那狗狺狺的幾聲，露了露牙齒，就走過去了。這真是痛心的事——「就是我的狗，」可憐的李伯歎息說，「也已忘記我了呢！」

他走進了家門，那是——說句公允話——他的老婆一向都弄得很整潔的，現在卻是空虛而寂靜，分明是沒有人住的了。那樣荒涼的感覺，竟壓倒了他對於老婆的一切的恐懼——他大聲叫他的老婆和孩子——卻只聽見他自己的聲音在那寂靜的空屋中盪漾一會兒，就又一一切都歸沉寂了。

他於是急忙的退出，趕快尋到他的舊遊之地——那鄉村的客店裏——去，但是那客店也沒有了。在那地點，豎着一座搖搖欲倒的大木屋，開着很大的窗口，有的已經破了，用舊帽子和舊圍裙填塞着，門上寫着「約那當·屠利得聯合旅館」字樣。當初那株蔭蓋荷蘭小客店的大樹也已沒有了，卻豎着一根光光的高柱，柱頂有一個像似紅色睡帽的東西，從那裏飄出一面旗來，上面畫着些星點和條子——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了。可是他還認得招牌上畫着的佐治王的紅臉，他從前在那底下曾經抽過許多袋和平舒適的煙的；不過就是這個也經過異樣的變態了。紅色的衣服已

換做一件藍和淡黃的衣服，手裏的王杖已換做長刀，頭上已換做一頂三角帽，底下則用大字寫着「華盛頓將軍」字樣。

在門口，照常也有一羣人，可是李伯一個也不認識。就是那些人的品性也似乎變過了。他們的說話都帶着一種匆忙而急促的爭論語調，已沒有當初那種懶洋洋的催眠的空氣。他尋找那個闊臉兒，大下巴，嚼着長烟袋，以噴烟代替談閒的聖人尼哥拉·維特，可是沒有；又尋找那個慣唸舊報紙的小學教師凡本麥，可是也沒有。卻有一個瘦削而暴躁的傢伙，口袋裏塞滿傳單，正在那裏激烈演說什麼民權——選舉——國會議員——自由——本克爾山（註一）——七十六烈士——以及其他許多使李伯完全莫名其妙其妙的謎語。

那時李伯掛着花白的長鬚，拿着上鏽的槍桿，穿着古怪的衣服，後面又跟着一羣女人和孩子，因而馬上引起那班旅店政客們的注意。他們將他圍住，十分詫異地把他從頭到腳的端詳。那個演說家便擠上前來，將他拉開一步，問他「替那一邊投票？」李伯只是呆呆的瞪眼。又一個矮小忙碌的小伙子，一把抓住他的臂膀，點腳尖兒向他耳中間問他，「是聯邦黨或是民主黨？」李伯也同樣的

不曉得怎樣回答。便有一個神氣活現的狡猾老紳士，戴着一頂尖角帽，用兩臂排開衆人，走到凡溫克的面前，一手拄杖，一手叉腰，他那鋒利的眼光和帽角彷彿要刺穿他的靈魂似的，用一種嚴肅的語氣質問他：『爲什麼肩<sub>上</sub>背着槍，領着一羣暴徒到選舉場來，是存心要擾亂村上的治安嗎？』——這時李伯有些害怕了，只得叫道：『可憐啊！列位先生，我是一個可憐的安分人，又是本地的土著，他王上的順民，上帝祝福他罷！』

於是便有一陣吆喝之聲從旁觀人中一齊迸發出來——「一個保王黨！一個保王黨！一個好細！一個亡命徒！驅逐他！趕走他！」那個帶尖帽子的要人費了大力纔恢復了秩序；便裝出十倍莊嚴的面孔，再向那不知名的犯人盤問，問他究竟爲什麼到這裏來，是找誰來的？那可憐人恭恭敬敬地告訴他，說自己並無歹意，只不過來找幾個常在客店會面的鄰舍罷了。

「好罷——那末是誰呢？——你且說出名字來。」

李伯略一思忖，便問道：「尼哥拉·維特到那裏去了？」

一會兒的靜默，這纔有一個老頭兒用着一種虛弱的嗶聲答道：「尼哥拉·維特！怎麼，他是過

世十八年的了！當初墳場上還豎着一塊木牌給他做紀念，現在連那木牌也已爛掉了。」

「那末白郎·杜啓爾呢？」

「哦，他在戰爭開頭就去投軍的；有的說他在石嘴頭一仗打死，也有的說他在安東凜山腳下大風裏淹死。到底怎樣我也說不準，總之他一去就不回來了。」

「小學教師凡本麥呢？」

「他也投軍去了，曾經做過大將，現在做議員了。」

李伯聽見這些家庭和朋友的慘變，突然覺得自己在世上異常孤零，心中起了無限的傷感，而且他們回答他的話，動不動就是一二十年，真使他莫名其妙，什麼戰爭——國會——石嘴頭，都是他所不懂的；——他已沒有勇氣再問到別的朋友，只絕望得大叫道，「這裏難道沒有人認識李伯·凡·溫克了嗎？」

「哦，李伯·凡·溫克！有兩三個人應着說，「哦，那邊靠在樹上的就是李伯·凡·溫克」

李伯舉目看時，看見一個人，正是同自己一個型裏澆出來的，和他當初上山時一模一樣，分明也同樣的懶散，同樣的襤褸。這可憐人現在完全給攪昏了。他覺得連他自己這個人也可懷疑了；不曉得他到底還是他自己呢，或是已經換了一個人。正在這樣惶惑的當兒，那個帶尖帽子的人又向他質問是誰，叫什麼名字？

他弄到無可奈何，只得嚷道，「天纔曉得我已不是我自己——我是另外一個人了——那邊那個纔是我——不——那是別人用着我的軀殼的——我昨天晚上還是我，可是我在山上睡着了，他們換了我的槍，便什麼都換了，我也換了，我不能說我叫什麼名字，或說我是誰！」

旁觀人都面面相覷，點點頭，互示眼色，拿手指輕輕打着自己的額頭。又有一陣耳語聲，提議把那他的槍奪下了，省得老頭兒鬧出亂子，經這暗示，那個帶尖帽子的要人便一溜烟的躲開去了。在這危急關頭，有個相貌還不錯的年輕女子挨進了人叢，要看看這白鬚鬚的老頭子。她手裏抱着一個胖孩兒，他一見他那副形狀便嚇得啼哭起來。「別哭，李伯，」她嚷道，「別哭，傻小子，老頭子是不會害你的。」那孩兒的名字，那女人的神氣和口音，都在他心中喚起一大串的回憶。

「你叫什麼名字，我的好女人？」他問道。

「裘蝶·茄丹妮爾。」

「你父親的名字呢？」

「啊，可憐的人，他叫做李伯·凡·溫克，可是他帶了槍出門之後，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始終也沒有他的消息，只有他的狗獨自回來；至於他還是自殺；還是被紅人擒了走了，卻沒有人能夠說。那時我還是個小女孩子呢。」

於是李伯就只剩一個問題，要問了；可是他用着一種顫抖的聲音問出來：

「你的母親現在那裏呢？」

「哦，我父親走後不久，她也就死了；她是因對一個新英蘭的小販光了火，血管破裂而死的。」  
這個消息裏面至少含着一絲的安慰。到這時候，那個老實人就再也忍耐不住。他把他的女兒

和她的孩子摟懷裏口裏喊道，「我就是你的父親哩！從前是年青的李伯·凡·溫克，現在是年老的李伯·凡·溫克了！——難道沒有人認識李伯·凡·溫克了嗎？」

大家都站着發楞，終於有個老婦人從人羣中蹣跚着走上前來，把手掌遮着光，對他臉上審視了片刻，這纔嚷道：「一點兒不錯！正是李伯·凡·溫克——正是他！老鄰舍，歡迎你回家來啊——怎麼，這長杳杳的二十個年頭你是到那裏去的？」

李伯的故事一條兒就說完了，因為這二十個年頭，在他原不過是一個晚上。鄰人們聽見這個故事，都驚駭得只會發呆；有的面面相覷，張着嘴，吐着舌頭。那帶尖帽子的要人現在看見恐慌的局面已經過去，便又重新擠上前來，抿着嘴，搖搖頭——經這一來，全羣的人也不期都搖起頭來。

但在這當兒，恰好看見年老的彼得·樊德敦緩緩走來，大家便決定去徵求他的意見。他是一個編纂初期殖民史的史家的後裔。他在鄉村年紀最大，並且是熟悉附近一帶的異聞傳說的。他一看見李伯，登時就回憶起來，而且十分使人滿意的證實了他的故事。他告訴大家，說據他的上代相傳，卡茲吉爾山中確乎常有妖物出沒的。又說當初發見這地方的亨利·黑德森，每隔二十年就要帶同他的半月船中的水手到這裏來舉行一次通夜的祈禱禮，因為借此可以重遊他當初冒險發見的這個地方，並且可以把黑德森河和黑德森大城視察一次。又說有一次他父親曾經看見他們

穿着荷蘭古式的衣服，在山中一個洞裏打九柱地球；而他自己也曾有一天下午聽見過他們的球聲，好像遠處雷響一般的。

閒話休題。且說當時那羣人大家分散，都回去幹他們的更重要的選舉去了。李伯的女兒就把老頭子帶回家去同住；她家有一所設備完好的整潔的房屋，並且有一個壯健快樂的農夫做她的丈夫，李伯還記得他就是當初常常爬到他背上玩的那些男孩子之一。至於李伯的兒子和嗣人，就是剛纔看見他靠在樹上和他一模一樣的那一個，現在正受人僱用在農場上工作；他分明已經承繼了他父親的性情，就是除他自己的事情之外什麼他都肯做的。

李伯現在已恢復他舊時的行徑和習慣，而且不久就發見了許多的故舊；不過他們都已衰耄不堪，所以他寧可和較晚一輩的人來往，不久就成爲他們的知己。

他已達到可以安閒過日的快樂年齡，在家無事可爲，便又重新做了那客店門前板凳上的一個坐客；大家都尊他做村中的前輩，並是一部戰爭以前的活的歷史。他過了許久，纔能參加一班人的談話，纔能了解在他睡眠中發生的許多奇怪事情；纔曉得黨命戰爭怎樣的起來，美國怎樣擺脫



英國的羈轡，又曉得他自己已經不是佐治三世陛下的百姓，而是合衆國的一個自由公民了。事實上，李伯本不是一個政客；國家政體的變化對於他是不會發生什麼深刻印象的，可是有一種的專制他曾經受壓迫過許多時，那就是閹政的專制。幸虧現在是連這種專制也已沒有了；他已經從婚姻的重轡之下解放出來，可以隨意的出入，更不必畏懼老婆的迫害了。可是每當提起了她的名字，他還是要搖搖頭，聳聳肩，把眼睛低垂下去；這種表情，也可以解釋他對於運命的屈服，也可以解釋做他得了解放的快樂。

凡是到屠利得旅館來的客人，李伯總要對他講述自己的故事。起初，大家覺得他每次說時總有幾點不同的地方，一定是由他醒來不久的緣故罷。及到最後，他的說話纔算確定無變化，像我剛道的一樣，而鄰近一帶的男子、女人和孩子，是沒有一個不背熟的了。有些人始終懷疑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硬說李伯向來就常有幻想的毛病，至於這回的事，他就到底執迷不悟了。但在一般荷蘭的老居民當中，是沒有一個不完全相信的。直到現在，每當夏天的下午聽見卡茲吉爾山中雷響，他們都仍說是亨利·黑德森和他的水手們在那裏打九柱地球；而鄰近一般懼內的丈夫，每到日子過

得實在不堪的時候，還都恨不得拿李伯·凡·溫克的那個酒瓶來嘗一嘗呢。

(註一) 本克爾山在波斯盾，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七日戰於此，革命軍大捷，今有紀念碑。

胖先生 N·霍桑作

這是陰鬱的十一月中一個下雨的禮拜日。我在旅行途中爲小病所阻，雖已逐漸痊好，但仍發熱未退，只得在德耳碑小鎮的一家客店裏關閉了一個整天。你想在鄉下的客店裏逢着下雨的禮拜天是怎樣一種情景啊！唯有有過一次這種經驗的人才能明白我的處境的。雨點打在窗門，悲慘的鐘聲響着召人到禮拜堂去。我走到窗前，要找點可以娛目的東西，誰知一切的消遣品彷彿都和我隔絕了。從我臥室的窗望出去，只見一重重的屋瓦和一根根的烟囪；從坐起間的窗口外望，便又是一片馬房院場的全景。我覺得世界上最令人可厭的是莫過下雨天的馬房院場了。那裏面滿是濯濕的乾草，被旅客們和馬夫們踢得四散狼藉的。一角裏是蓄水一塘，繞着一座牛馬糞堆成的小島；幾隻淹得半死的家禽，可憐地擠在一輛貨車底下，其中有一隻可憐的倒冠雄雞，已經浸得命也沒有了；他的下垂的尾巴好像只一條編成的毛羽，背上的水不住從那裏淋下來；貨車相近，有一

頭半睡的牛在那裏嚼着反芻的草，忍耐地站在那裏聽憑雨溜，從牠的蒸發的皮裏噴出一縷縷的水蒸氣來；一匹白眼圓兒的馬，厭倦了欄中的孤寂，將他的幽怪的頭伸出窗外，讓檐頭滴下的水點澆淋淋；一隻被吊在靠近狗欄裏的不幸的狗，不時發出一種介乎嗥與吠之間的聲音；一個風騷的廚娘，穿着木屐在院場裏走來走去，神情也同那天的天氣一般陰鬱；總之，一切都是寂寞無歡，只除一羣痛飲的酒鬼，好像行樂的飲伴一般，聚在一塘污水的周圍，發出大聲的喧鬧。

我感着寂寞無聊，需要消遣。我的房間不久就覺不能耐了。我便丟開了它，去尋那專名叫做商客間的所在。這是一種公共的房間，大多數的客店都有的，專供一種商客或行商之用；這種商客就是一種商業的遊行騎士，或駕輕車，或驛馬匹，或搭驛車，在國內不住巡遊的。據我所知，他們就是古代遊行騎士在現日的唯一的繼承人。他們所過的是同樣飄泊冒險的生活，特不過把矛子換做馬鞭，盾牌換做廣告，鎖子甲換做短外褂罷了。他們四處飄流，並非要見識絕世美人的殊色，卻是在傳播般實商家或實業家的名譽和地位，隨時都可用他的名義和人交易；原來現日是時行彼此做買賣，不時行大家打架兒的了。但也猶之從前時行打架兒的日子，客店的房間一到夜裏，總要周圍掛

起倦遊戰士的武裝，如鎖子甲，偃月劍，以及張着大口的頭盔之類；所以現日的商客間，也用他們的繼承人的行裝做裝飾，就是厚外套，各種的馬鞭，刺馬釘，腳絆，以及油布罩着的帽子之類。

我本希望找個把這種闊人談談天，可是失望了。房間裏原有兩三個人，可是於我一點沒有用處。一個剛在吃早飯，抱怨着東西不好，對侍者大發其脾氣；又一個正在紮腳絆，口裏給擦鞋人詛咒了許多話，怪他沒有把他的鞋子擦得好；還有一個坐着拿指頭打着桌子，眼睛看着窗玻璃上淋下的雨水：他們都像中了天氣的傳染病，大家都不交換一句話，陸續的走散了。

我漫步到窗口，站着注視行人，都把衣裳揭起半腿高，戴着淋漓的雨傘，謹慎着走到禮拜堂的鐘聲停止了，街上成了寂靜。我於是看着對面一個商人的女兒們當做消遣；她們因怕濯濕禮拜天的裝飾，關在家裏不出門，所以在窗前賣弄風騷，要迷惑客店裏邂逅的旅客。後來她們被一個防閑周密的苦臉的母親叫開去了，我就再無可觀賞的東西供我消遣。

我將怎樣度過這一天長杳杳的日子呢？我是可慘地神經過敏而寂寞，且在客中的一切，彷彿有意要使一個沉悶的日子十倍沉悶似的。舊報紙都帶着啤酒和烟草的氣息，而且我也已經把它

們讀過六七遍了。沒有價值的書，那是比下雨的天氣更要難受的。我把寫在玻璃片上的那些雄心商客的名字都讀過了；我又解釋了幾首頗費猜詳的客店題窗詩，那是我在世界上到處都遇到過的。

天色繼續是陰沉而悶鬱；檻樓，破爛，濕透的雲重沉沉的浮着；就是那雨聲，也一點沒有變化；始終是一種沉悶的，不斷的，單調的浙瀝——浙瀝——浙瀝，只是偶爾聽見雨點打在行人傘上的清脆聲音，纔使我頓覺新鮮一下。

在早晨逐漸消逝的當中，忽聽一聲吹角，有一輛驛車沿街迤邐而來，使我不覺「爲之神爽」（倘如容我借用當時人一句套語的話）；那車上的廂外旅客塞得滿滿，都伏在布傘底下，擠做一塊的蒸着，冒着厚大衣和短外褂上的水蒸氣。

這聲音從各處藏伏的地方引出一羣流浪的孩童和流浪的狗，還有那個粉紅頭皮的馬夫，那個名爲擦鞋人的難可形容的動物，乃至其他一切在客店周圍騷擾的流浪的族類；可是熱鬧的時光極短，那驛車便又迤邐而去了；於是孩童和狗，馬夫和擦鞋人，又都縮回他們的洞洞裏去；街上又

成寂靜，雨還是繼續的下。事實上，天是沒有放晴的希望，風雨表上指着下雨的天氣；女東家的玳瑁貓坐在火邊洗面，並用腳爪擦牠的耳朵；再把時曆一查，我看見一句凶惡的預言在本月份的那一面上從頭一直拖到底，「這——時——候——雨——水——望——多！」

我是抑鬱得不堪了。鐘點好像是永遠不會過去的。就是鐘走的聲音也覺可惱了。過了許久，屋中的寂靜纔被一陣鈴聲所打破。一會兒，我就聽見檯檯上一個侍者的聲音：「十三號裏的胖先生要早飯。茶和麵包和牛油，帶上火腿雞蛋；雞蛋不要太老。」

在像我這樣的處境，什麼事情都是重要的。這裏就有了一個題目可以供我作冥想，並使我的想像可以充分運用的機會了。我素來喜歡獨自個設想種種的東西，現在碰到這個機會，就有了設想的材料。設使樓上那位客人是叫施密斯先生，或是白郎先生，或是查克孫先生，或是約翰生先生，或是只叫他「十三號裏的先生」，那是完全不會引起我的思緒的。我不會去設想他的什麼；可是叫他「胖先生」——就是這個名字裏面已包含着一種圖畫了。這個名字立刻形容出那人的塊頭；它已把那人的一般體格顯現給我的心眼，於是我就可以用幻想來填補其餘部分了。

他是胖的，或者像有些人說，是肥壯的；所以他多半總已上了年紀，因為有些人是老了纔會發胖的。看他早飯吃得很遲，而且要在自己房間裏吃，那末他必定是個舒服慣了的人，向來沒有早起的必要；無疑的，他是一個大塊頭，有血色而肥胖的老紳士。

又是一陣鈴聲。胖先生早飯等急了。他分明是個有身分的人；必定是家道小康，向來有人服侍着不敢怠慢；他的食慾必定很強，而且餓了就要發氣的；「或者，」我又想，「他是個倫敦的市參事；不過誰又知道他不是一個國會議員呢？」

早飯送上去了，就有一段短時間的靜默；他無疑的正在做茶。一會兒就有一陣猛烈的鈴聲，且不等有回答的工夫，接着又是一陣，更加來得猛烈。「我的天！這是個多麼暴躁的老紳士啊！」侍者氣勃勃的跑下來。牛油是酸的，雞蛋太老，火腿太鹽；——這位胖先生分明是個精食家；定是那種帶吃帶罵人，使侍者奔跑不迭，而用治軍之法治家慣了的。

女東家動怒了。我該把她形容做一個活潑而風騷的女人，略微帶點潑辣，又有些趾躄，可是仍舊很不錯；丈夫是個蠢才，原來潑辣的女人大都如此。她把僕人們大家痛罵了一頓，怪他們疎忽，不



該把這麼壞的早飯送給客人，卻對那胖先生並沒有一句壞話；由此，我就明白覺察他必定是個要人，有資格在鄉下客店裏作威作福的。換過了的雞蛋、火腿、麵包、牛油送上去了。它們似乎已使客人比較覺得滿意；至少是再無怨言了。

我在商客間裏兜不上幾多圈子，便又聽見鈴聲響。接着就是全屋裏的一陣忙亂和找尋。原來是胖先生要太晤士報或時代報看。我因而斷定他是一個民主黨；但看他遇到機會便這麼神氣活現起來，那末是個過激派也說不定的。我曾聽說洪德是個大胖子；「那末，」我心裏想，「誰知道他不就是洪德呢？」

我的好奇心給引起起來了。我問侍者，樓上這麼吵鬧的那個胖先生是誰，可是我問不出什麼來；似乎沒有人是認識他的。一個熱鬧客店的東家難得肯費點心去打聽來往客人的姓名職業的。衣服的颜色，人的形狀或大小，就已足夠暗示客人的名字了。他或者叫高先生，或者叫矮先生，穿黑的先生，穿鼻煙色的先生；或如現在的例，他就叫做胖先生。這樣的稱呼一經取定之後，便隨處都可以適用，省得其他一切的查問了。

雨——雨——雨！無情的不住的雨！出門是不可能的事，在家裏又無事可做，沒有東西可消遣。過一會兒，我聽見頭頂有人走路。那就是胖先生的房間。聽他的腳步沉重，分明是個大塊頭；又聽他穿着這種響跟鞋，分明是個老頭子。『無疑的，』我心裏想，『他一定是那種習慣成了規律的有錢的老頑固，現在正在那裏做飯後運動呢。』

我現在把貼在壁爐臺上的所有驛車廣告和旅館廣告都讀完了。婦女雜誌我已對它感覺到憎惡；它是同天氣一樣討厭的了。我漫步出房來，不知做什麼纔好。一會兒仍舊回到樓上房間裏去。在房間裏不久，我就聽見隔壁臥室裏一陣叫喊。一頭門砰的開開，砰的又關上；一個我曾加以注意的長着一副微紅和悅的面容的使女，一陣狂風似的奔下樓梯去。原來胖先生對她無禮了！

這使我的全部推論立刻都成了僵局。這個未知的人物不能是個老紳士；因為老紳士不會這般隨便跟使女們胡調的。他也不能是個年輕的紳士；因為年輕的紳士不會這樣容易動怒。那末他必定是個中年人，而且面貌必定很醜，否則那個使女也不至動氣到這麼可怕的程度。我老實說罷，這個問題真是把我鬧昏了。

幾分鐘之後，我就聽見女東家的聲音。當她踩着沈重的步子走上樓來的時候，我瞥見她一眼；她的臉上泛着紅，帽子顫抖着，一路口裏噤咕的走上來。「她家裏是不能出這種事的，她要擔保！先生們就是化錢鬆爽些，這也不是規矩。使女們到客人房間做事情，不能受這樣的看待，那是她不應的！」

我素來可惡嚙，特別是跟女人們，尤其是跟美貌的女人，所以我就躲進我的房間，將門半掩着；可是我的好奇心卻不容我不在旁竊聽。女東家毅然地向敵人的堡壘前進，猛然地闖進房門，隨手將門關上。我聽見她的聲音大聲吵鬧了一陣。然後聲音逐漸平息下去，如猶一陣狂風被關閉在頂樓裏一般；接着就是一陣笑；於是一無聲息了。

過了一會，我的女東家臉上帶着一種奇異的笑容走出來，一面弄整着她的略爲歪斜的帽子。她走下樓時，男東家問她什麼事，她說，「一點沒有什麼，那妮子自己太傻罷了。」——我於是愈加莫名其妙；那人能把一個性情和悅的使女激成大怒，卻又能把一個潑辣的女東家笑嘻嘻的打發出來，真不知怎樣索解纔是了。那末他既不會是很老，也不會是暴戾，也不會是醜惡的了。

我須把他的相貌重新想像，給他一個完全異樣的描寫。我現在把他描摹做那種在鄉下客店門前常常碰見的昂頭而行的老紳士。那是一種滋潤的快樂的朋友，頸上圍着花園巾，塊頭稍稍得力於啤酒。他們是見過世面吃過官司的人；慣於酒館的生活；對於酒保們的門檻無不精通，對於客店主人們的鬼把戲也無不諳曉。他們又是小規模的精食家；在一個基尼以內的用度總很豪爽；對於侍者叫得出名字，對於使女總歸要胡調；時或在櫃檯上和女東家談談閒天；飯後一品脫的黑葡萄酒，或一杯的尼辯斯酒，就可以廢話說個不絕的。

在這些及類似的推測中，早晨就被消磨過去了。我一經組織成一種信念的體系，那個未知之人的某種舉動就要把它完全推翻，使我的思想重又陷入混亂的狀態。一個熱病性的心在孤寂中的作用本是如此的。我已經說過，我那時是極端的神經過敏；對這不可見的人物的繼續冥想就開始發生效果；——我漸漸感着一陣的無聊。

中飯的時候到了。我希望胖先生會到商客間來吃飯，我就可終於見一見他的人；可是不然——他在自己房間裏開飯了。這樣的孤獨和神秘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他決不能是個過激派；他像這

樣跟人家隔絕，整個兩天都獨自沉悶着，分明是太貴族派的了。且而他的生活很舒服，不是失意的政客辦得到的。他的菜蔬似乎點得很多，而且像一個生活很舒服的快活朋友那樣的黏杯。實際上我關於這一層的疑竇不久就消滅了；因為他好像還不會倒完第一瓶酒，我就微微聽見他哼着一個調子，仔細聽時，原來是『上帝佑吾王。』那末他顯然不是個過激派，卻是個忠實的子民；就是那種對着酒瓶就會激發起忠義，且當別無可擁護的時候，就預備着擁護吾王和憲法的。不過他到底是誰呢？我就開始亂猜起來了。他不是一個微服而行的要人之流嗎？後來我想到無可如何，便對自己道，『天才曉得呢！他多半是一個天潢貴胄，因為此輩中人個個是肥碩的！』

雨還是繼續的下。而這位神秘的無名客人還自固守着他的房間，且據我所判斷，並還固守着他的椅子，因為我不會聽見他有過響動。在這當兒，時光已經漸漸的向晚，商客間開始人多起來了。有些剛剛到的，還穿着厚大衣未曾卸下；有些方從鎮上遊玩回來。有的到那裏吃飯，有的在那裏喝茶。倘如我那時的心緒好些，我應該覺得把這個特殊階級的人們研究研究也頗可以消遣的。其中特別有兩個，是江湖上的滑稽家，對於旅客們口中常常聽見的那一套油腔滑調非常熟悉。他們對

於客店的使女說得出無窮的鬼話，會叫她露意莎，叫她愛拱齡，或是其他許多香艷的名字，儘管一次換一個；自己說了笑話，自己吃吃的狂笑一陣。可是我那時的心，已給胖先生完全佔領去了。他使我的幻想整日的連續不斷，現在也就轉不過方向去了。

黃昏漸漸的逝去。旅客們都已把新聞紙讀過兩三遍。有的移近火邊，說起冗長的故事來，或是關於他們的馬匹，或是關於他們的冒險，或是關於翻車和破車的事情。他們又討論到每個商人和客店的信用；而那兩個滑稽家，卻說了幾段關於美貌使女和慈悲女店主的珍聞軼事。凡此，都是他們一面靜靜嚼着所謂「臨寢酒」——就是一種白蘭地和水和糖攪成的濃酒，或其他類此的調合酒——的時候說的；此後，他們就逐一按鈴叫擦鞋人和臥房使女，然後曳着舊鞋子改成的極不舒服的拖鞋歸房就寢。

後來只剩一個人了；他是一個上身長下身短的多血症的朋友，腦袋很大，而且是黃沙色的。他獨自一個人坐着，面前放着一杯黑葡萄酒和一個調匙，嚼着拌着，想着嚼着，終於光剩了一個調匙為止。他直豎在椅上睡着了，一個空杯子放在他面前；那蠟燭也好像已經入睡，因為燭蕊漸

漸抽長，變黑，頭上結了花，使得房間裏剩下的一點微光也昏暗了。這時已佔優勢的陰鬱是有傳染性的。四周圍掛着不成樣式的而且幾至於幽怪的厚大衣，那是商客們留在那裏的，他們自己是早已沉沉入睡了。我只聽見時鐘扎扎的聲音，伴着那睡着的豪飲客的深長呼吸，以及雨點的滴瀝——滴瀝——滴瀝，從屋檐上不斷的下來。禮拜堂的鐘聲報告午夜。突然間，那胖先生開始踏起步來了，緩緩地往來走着。這一切之中，都彷彿有一種東西令人害怕，特別在我這樣神經過敏的人。這些含有鬼氣的臃腫大衣，這些出自喉頭的深長呼吸，以及這個神秘客人的吱吱嗚嗚的步聲。他的步聲逐漸微弱，終於消失。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已被激起了像浪漫小說裏的英雄那樣的狂熱了。「不管他是誰，是什麼，」我對自己說，「總非見他一眼不可！」我便抓了一支蠟燭，慌忙走到十三號房間去。門是半掩着的。我躊躇了一下——我就進去了；房間裏卻不見一人。一張大太史椅靠在桌旁，桌上放着一隻空杯，和一份太晤士報，滿屋裏都是施第屯奶酪的濃烈氣味。

那位神秘的客人分明是剛纔去睡覺的。我痛心失望，走出門來，回到已經移在前排的我自己的臥室。當我走過遊廊時，我看見一雙髒髒的漆皮統的大靴，放在一間臥室的門口。無疑地，它們

是屬於那個無名客人的；但要到這麼可怕的一個人的房裏去攪醒他，那也決不是辦法；他也許要對準我的頭開手槍，或者做出更壞的行動也未可知的。因此，我只得上牀，足足半夜工夫，都在異常神經過敏的狀態裏面睡不着覺；後來雖已入睡，而夢中還是被這胖先生和他的漆皮統的靴子纏擾不休。

第二天早晨我睡得很晚，纔被屋裏一陣忙亂的聲音攪醒；起初我辨不出什麼，後來更清醒了，纔曉得有一部小驛車方從門前出發。突然間聽見下面一人呼道：「客人忘記雨傘了！十三號房裏尋尋看！」接着便是一個使女在遊廊上跑過的聲音，一會兒聽見她帶跑帶喊道：「在這裏了！客人的雨傘尋着了！」

那神秘的客人那時正要動身走了。我若要認識他，這是唯一的機會。我就從牀上跳起來，爬到窗上，扯開了窗簾，恰好有一個人爬上驛車，只瞥見他的背影。一件黃褐色的大衣後面開叉，使我完全看見一條淡黃色褲子的褲襠。門關上了——「好罷！」是最後的一句話——驛車開動了——我所見到的胖先生就只如此了。



## 臘巴西尼的女兒

N·霍桑作

我們不記得奧貝邦先生的作品有過什麼人的繙譯——這事實並無足怪，因為就是他的本國人也還有許多同外國文學的學者一般不曉得他的名字呢。以一作家而論，他似乎是在一個不幸的地位，居於先驗論者（他們曾以種種名義佔有世界一切流行文學的一部分）和許多迎合羣衆心理及同情的文人之間。對於後面的一派，他的作態即使不過於洗鍊，卻總過於隔膜，過於隱約而空疏，不能適合他們的趣味，同時對於前面的一派，則又嫌太通俗，不能滿足他們那種精神的和形而上學的需求，因此他就不得不缺乏聽衆，只除偶爾有一二人或一二孤零的小派系讀讀他的作品罷了。說句公平話，他的作品也並非完全缺乏幻想和創造性；倘如他沒有那種愛好寓意的癩習，以致他的情節和人物都染着一種虛無縹緲的色彩而他的觀念裏都缺乏人類的熱情，那末他的名譽也許更要大些。他的小說有時是歷史的，有時是現代的，有時則極少或竟絕無時間空間

的觀念。無論屬於那一類，他總只以一種外面狀態的極輕淡的修飾——即一種真實人生的極微弱的偽造——爲自滿，而嘗試用題目中較不顯明的特點來引起趣味。偶爾也有一絲的「自然」一滴的悲情和柔感，或一線的幽默，混入他的幻想的影像裏，使我們感着畢竟還在我們所居的這個地球的範圍之內。除這幾句極簡略的批評之外，我們只消再補充一層，即如讀者偶然碰在完全適當的觀點上去看奧貝邦先生的作品，那末它們也同一個較著名的作家的作品一樣，足供一個閒暇時辰的消遣；如其不然，那末它們就不得不類乎廢話了。

我們這位作家的著作是極豐富的；他繼續用一種堪以讚美的不倦精神，冗長地寫作，不斷地出版，彷彿他的努力是冠着一種燦爛的成功，比之蘇由廬並不相下。他的最初出現是由很長的一套稱爲再述的故事的小說集。較近的著作，則就記憶所及，有亞當與夏娃等十餘種。我們見他這樣的多產，自不免要對他發生一點愛慕和同情，且願盡我們的力量將他介紹給美國的讀者。下面一篇，就是他的有毒美人標屈里絲的繙譯，新近在反貴族評論報上發表的。這報的編輯人是裴海文伯爵，近年來熱心擁護自由主義和民權，頗值得大家讚美。

很久以前，有個青年人名叫喬凡尼·圭斯康底，從意大利的南部到巴圖亞大學去求學。他因費斧不多，只得寄寓在一家舊宅的一間幽暗的高房中。那舊宅頗似巴圖亞貴族的巨邸，門口刻着一個久已無後的巨族的家徽。那青年旅客對於他國內的詩歌巨著也曾讀過，便記起這巨族的祖先之一——或即這巨邸的居住者，——曾被檀德描寫做他的煉獄中那些無窮苦痛的人物。這些回憶和聯想，再加上青年人初次離鄉自然要有的那種傷感，使得喬凡尼把這淒涼簡陋的房間四下一望，便不覺深深歎息起來。

老主婦力斯貝塔夫人被那青年人的非常相貌所感動，要想給那幽暗的房間一點生氣，便道：「先生，我看你心中煩悶呢！你覺得這舊宅幽鬱嗎？那末你可以探頭窗外，就可看見和奈泊爾斯地方一般明麗的陽光了。」

喬凡尼機械地依順那老婦人的勸告，但不能和她同意，覺得巴圖亞的陽光究竟不如南部意大利的陽光那樣愉快。卻見陽光正照在窗下的一片花園，把它的培養力給與其中種種的植物，看樣子，似乎那些植物是經審慎栽植起來的。

喬凡尼問道，「這花園也屬這所房子的嗎？」

「哦，那是不許的，先生，除非裏面種着的是更好的花草，不是現在種的那些。」力斯貝塔夫人答道。「不，那花園是嘉可摩·臘巴西尼先生親手栽植的，他是一個著名的醫生，他的名字是奈泊爾斯也傳到的罷。據說他把這園中的植物來提藥，和巫咒一般靈驗呢。將來你總常可看見那醫生在園中工作，或見他的女兒在園裏採摘那些奇異的花兒。」

老婦人現在已把安慰客人的任務做完了，便對青年祝福幾聲別去。

喬凡尼除向窗下園中看望之外，仍舊無事可做。從園中的光景看來，他覺得那是一種植物園，巴圖亞最先有的。但又許是從前什麼闊人的花園；因為在園中心，還有一個大理石噴泉的遺跡，雕刻極其精緻，但已破碎不堪，不復能從零亂的殘屑恢復原來的樣子了。不過其中的水還是繼續的噴出，散在陽光之中，仍和當初一般的欣躍。一種微細的水湧聲昇上那青年的窗口，使他覺得那噴泉彷彿是一種不死的精靈，前一世紀憑大理石的外形而出現，後一世紀便又把外衣破碎在泥中，它卻不顧環境的盛衰，不住唱它的歌曲。在噴泉洒落的池子周圍，栽着各樣的植物，看那碩大的

葉子和有些光華燦爛的花兒，似乎是需要多量水分滋養的。其中特別有一叢灌木，種在池中心一個大理石的瓶裏，開着繁富的紫花，朵朵具有寶石的光澤和顏色；又有一種光彩瀾漫全叢，即使沒有陽光，也足把全園照耀起來似的。園中的各部份也都栽着花木，雖不如池中的紫花美麗，卻都顯出有人勤加剪拂的形跡，又都各各具有一種特性，培植它們的科學家自能辨識。有的裝在鑄刻蒼古的瓶中，有的栽在普通栽花的盆裏；有的像蛇一般爬行在地面，或依附着別的東西攀援到高處。有一株植物在一座佛透摩斯的石像周圍盤繞上升，因使那石像彷彿穿着一件樹葉做成的衣服，配置得非常妥貼，頗足供雕刻家取法觀摹。

當喬凡尼站在窗前時，他聽見樹葉後而有綽綽之聲，知道有人在園中工作。不久那人的形象就出現了。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卻是一個憔悴，蒼黃，病態的高身材的人，穿着一套黑色的學者的裝服。他已是中年以上的人，灰白的頭髮，稀薄的灰白鬚子，臉上特別顯出有學問有修養的痕跡，卻是雖在較年輕時也決不能表現溫熱的心腸的。

這個科學的園丁把沿路的灌木一株株的考察，那樣的熱心是沒有東西能夠勝過的；他彷彿

是看進那些灌木的最內在的本性，觀察它們的創造的要質，要發見出爲什麼這張葉子是這種形狀那張葉子是那種形狀，又爲什麼每種花的顏色和香味各不相同。然而他雖有這樣深澈的智力，卻跟那些植物毫沒有一點親密的意思。反之，他避免了那些植物的實在接觸，也不去直接吸收它們的香氣，那種謹慎的樣子，使得喬凡尼感着非常的不快；因爲他的舉動正像一個人在有毒的東西——如野獸，毒蛇，惡鬼之類——當中行走一般，彷彿那些東西一經放肆起來，便要致他的死命似的。而且這種疑懼的神氣竟在一個種園的人身上發見，尤其使那青年覺得駭異；因爲種園是人類中最純樸天真的業務，且在人類的祖宗未墮落以前，曾經同時是他們的快樂和勞動的。那末這片園地難道就是現世的伊甸園嗎？而這個園丁對於自己手植的東西這般的覺得有害，他難道就是其中的亞當嗎？

這個多疑的園丁當摘去枯葉或修剪灌木的繁枝時，都是用厚手套保護着手的。而且他的武裝還不止如此。當他穿過園地走到那株把紫色的珍寶掛在噴泉上的樹木時，他就用一種口罩蓋住他的口和鼻孔，彷彿這一切美色之中無非包藏一種更易致命的害毒；但後來發見他的工作更

加危險，他便退回，去了口罩，大聲叫喚起來，卻用的是一種病人的虛弱聲音——

「標屈里絲！標屈里絲！」

「我在這裏呢，父親。你要什麼？」一種富麗的青年的聲音從對屋一個窗裏發出——一種同熱帶的日落一般富麗而使喬凡尼不知所以然地想起紫和深紅的顏色及愉快的香氣的聲音。

「你在園裏嗎？」

「是的，標屈里絲，」那園丁答道，「我要你幫忙呢。」

一會兒就有一個青年女子的形象從一個雕花的門口出現，她的裝飾和最燦爛的花一般富麗，她的美如同晴日，且有一種嬌艷的顏色，十分鮮濃，再增一分便要嫌太過分的。她像充溢着生氣，健康和精力，而這些極富裕的品性，都似被她的處女束縛着，壓抑着，緊緊的綑紮着。但當喬凡尼向園中下瞰時，他的幻想定必漸成不健全了；因為那美麗的處女給他的印象，就彷彿她也是一朵花，植物的花的人類的姊妹，同它們一般美麗，比它們之中最富麗的更要美麗，但是仍須帶着手套去和她接觸，也不能不帶口罩去接近她的。當標屈里絲打園中小徑走過時，見她竟去把握他父親

竭力避免的那幾株植物，並且吸進它們的氣味。

「這裏，標屈里絲，」她的父親說，「你看我們的主要寶藏有多少必要的工作該替它做呢。但像我這樣衰耗，須和它這般接近，也許是吃當不住了，從今以後，我恐怕這株樹必須交給你獨個人負責了。」

「而我也樂於擔任，」當她彎身向那富麗的植物並且張開雙臂像要去擁抱它時，她的富麗的聲音重又叫出。「是啊，我的姊妹，我的光輝，該當是標屈里絲來看護你，服侍你了；而你也該拿你的吻和芳香的呼吸來報答她，這在她，就是生命的呼吸。」

於是，她在態度間用出方纔已由言語間這般動人地表出的愛惠，儘那植物所需要的注意替它忙碌起來；喬凡尼則在高高的窗口揩拭他的眼睛，心裏始終疑惑，到底是一個女子在那裏剪拂她所愛寵的花呢，抑或是一個姊妹對於別個姊妹在盡情愛的義務。這場面不久就終止了。也不知臘巴西尼已經做完他園中的工作，或者他的警戒的眼睛已經瞥見了陌生人的面孔，他現在牽着女兒的臂膀退出園中去了。那時夜色已經迫近，襲人的氣息從那些植物中發出，暗暗飄上開着的



窗口來；喬凡尼閉了窗門，上牀就寢，夢見一朵富麗的花和一個美麗的女子，花和少女是不同的，卻又相同的，無論化成那一個形狀，都裝着一些奇異的危險在裏面。

但是早晨的光有一種力量，足以矯正我們當日落之後或在夜之陰影中或在較不健全的月光之下或許要陷入裏面的那種幻想的錯誤，或甚至判斷的錯誤。喬凡尼從夢中醒後的第一動作，就是打開窗門，往下看，看他夢中使它這般充滿神秘的那種花園。他見那初出的太陽光線將葉上和花上的露點都鍍了黃金，是如何真實而實在的一件事，便不由得心中驚異，而且有點赧然；那光線雖然給與每朵珍異的花以一種更鮮明的美，卻將一切東西都收入尋常經驗的範圍之內了。在荒涼城市的中心竟有特權可以觀覽這個花木繁富的可愛地點，那青年的心中很是歡喜。他對自己說，這地點可以供給他做一種和「自然」交際的象徵的語言。這時候，那個病態的和思慮過勞的臘巴西尼醫生和他的漂亮的女兒都不在眼前；所以他不能決定他，所認為兩人的奇特處，有多少是由他們自己的品性使然，有多少是由他自己的幻想所造；但他很想拿一種最合理的見解來對付這全部事情。

那一天，他去拜訪皮脫羅·巴格龍尼先生，他是大學裏的醫學教授，是個很有名譽的醫生，喬凡尼是帶了別的人介紹信去見他的。那教授年事已高，性情和藹，而且具有一種近乎樂天的性格。他留那青年吃中飯，和他談得非常融洽，尤其是喝了幾杯塔斯甘酒之後，越發覺得興高彩烈了。喬凡尼心想住在同一城中的科學家彼此必定相熟，因便找個機會提起臘巴西尼醫生的名字。但是出於他意料之外，那教授的回答並沒有什麼誠懇的意思。

「倘如對於臘巴西尼那樣一個多能的醫生，」巴格龍尼教授回答喬凡尼的一個問題道，「我們做神聖的醫學教授的人不給他相當的讚美，那是不應該的；可是，喬凡尼先生，你是我的老友的儿子，所以我若容你這樣一個英俊的少年對於將來要把你的生死之權操在手裏的一個人吸收了錯誤的觀念，那是我良心上過不去的。因為我們這位可以崇拜的臘巴西尼醫生，原是巴圖亞或全意大利的醫學界中最有學問的一個——或者只除一個例外；可是他在職業上的品格，是有許多地方可加以嚴重的反對的。」

「那些地方呢？」那青年人問。

「我的朋友喬凡尼身上有了病嗎，爲什麼他關於醫生的事情要這般的查問呢？」那教授帶着微笑說道。「至於臘巴西尼醫生，大家都說他是注意科學過於注意人類的，我和他向來相熟，所以能够擔保這話的真實。他對於病人的興味，只在把他們當做他的新實驗的資料罷了。他爲增長自己的知識起見，即使所得的不過是纖芥之微，也願犧牲人類的性命，就是他自己的性命和他最親愛的人的性命也在所不恤。」

「我也覺得他實在是個怪人。」喬凡尼記起臘巴西尼那種冷酷的和純知識的態相，便這般評論道。「但是，可敬的教授，這不是一種高尚的精神嗎？像這樣純然愛好科學的能有幾人呢？」

「啊，這是天理所不容的。」那教授略帶怒氣的答案道，「做醫生的對於醫道，至少也該存着比臘巴西尼健全一些的見解纔好。他的學說，是以爲一切的藥性都包涵在我們稱爲植物毒的那些物質裏面。這種有毒的植物，他竟是親手培植起來，並據說他甚至栽成了種種新的毒物，比之自然生長的更加可怕，因如沒有這位學者的幫助，自然還不至使全世界都受毒害的。那醫生拿這些毒物來害人，原不如一般人料想之甚。偶爾，他也會——或似會——奏過奇効，那是不能否認的；但是

我老實告訴你，喬凡尼先生，他雖曾有這樣的成功，我們也不能信任，因為那不過是偶然的工作，我們卻要他替種種的失敗絕對負責，因為那纔是他自己的工作呢。」

那青年人倘如曉得那教授和臘巴西尼醫生之間曾有長期不斷的職業上的鬭爭（大家都以為勝利常在後者的），他就要把巴格龍尼的意見細細斟酌一下了。讀者如要對於這事自加判斷，那末可以參考巴圖亞大學醫科所保存的兩方筆戰的記錄。

喬凡尼把那教授所說關於臘巴西尼純愛科學的話細想一下，便回答道，「博學的教授，我誠然不曉得這位醫生對於他的藝術是如何的熱愛，但確乎有一件東西是他更覺可愛的。他有一個女兒。」

「哈哈！」那教授大笑道，「那末我的朋友喬凡尼的心事不期流露了。原來你已聽說過他的女兒，那是巴圖亞的青年們大家都對她發狂的，雖然有機會見過她的人還不到半打。我也不曉得那個標屈里絲小姐的底細，只曉得臘巴西尼把他的科學深深傳授給她，並據傳聞，她年輕美貌，學問已經堪做教授了。也許她父親要她代替我的地位罷！此外還有許多荒謬的謠傳，都不值得談，也

不值得聽，所以，喬凡尼先生，現在請喝完你的一杯紅酒罷。」

喬凡尼起身回寓時，已略略有些醉意，覺得腦中有臘巴西尼醫生和美麗的標屈里絲的幻影，不住在那裏盤旋。路上適好經過一家花圃，他就買了一束鮮花。

他爬上他的房間，靠近窗口坐下，卻借着牆影的遮蔽，意欲向園中看望，不致被人發見。當時在他的眼光之下，一切都是寂靜。奇異的植物曝曬在陽光裏，不時相互的輕輕點頭，彷彿表示同情和親屬之意。在園中心，就是那破碎的噴泉之側，長着那燦爛的灌木，紫色的珍寶點綴滿樹，把光輝散放在空中，重又映回水池的深處，因使全池的水都洋溢着五彩的光輝。起初，那園是一片寂靜，已如上面所說。然而不久之後，正不出喬凡尼的喜懼參半的預料，一個形象從那雕刻蒼古的門口出現了，隨即見她走下一排排的花木之間，吸取它們的各種香氣，彷彿她就是古代物話中那種崇香氣爲生的生物之一。此番那青年第二次看見標屈里絲，覺得她的美麗比他記憶中的更要加上許多倍，於是不覺大駭；因爲那美的品性是這般的光艷，這般的鮮明，以至她彷彿是在陽光中閃爍一般，而且照喬凡尼想像起來，簡直使那些比較陰暗的小徑也照耀起來了。她的臉已比前一次更加

顯露，因而他又被那淳樸溫柔的表情所感動——這兩種品性是當初他對她的性格的觀念裏面所沒有的，所以現在使他不得不將她重新猜度。同時他又觀察到或想像到那美人和那泉邊的美樹有一種類似之處，更因標屈里絲的衣服的配置和顏色的選擇，似乎類似的程度更加提高。

她走近那灌木，便張開雙臂，用着十分的熱情，給它的樹枝一個極親切的擁抱，以致她的面目都掩沒在茂葉的懷中，她的閃耀的鬢髮和那些花朵完全糾結。

「把你的氣息給我罷，我的妹妹」，標屈里絲喊道：「因為在這平常空氣裏我是昏暈了。並且把你的這朵花給了我，我要用極溫柔的手指將它摘下，緊貼着放在我的心旁。」

這幾句話說完，美麗的臘巴西尼的女兒便從那灌木上摘下一朵最最富麗的花，預備將它掛在胸上。但是正在這個時候，一樁奇事發生了，要說不然，除非是喬凡尼所喝的酒已經昏迷了他的感覺。原來那時有一條橙色的小爬蟲，屬於守宮或蜥蜴一類的，偶從那路上爬過，適經標屈里絲的腳下。照喬凡尼看起來，——雖則在這麼遠的距離，未必能看得這樣清楚，——好像有一兩個水點從那折斷的花枝滴下來，正好滴在那守宮的頭上。那爬蟲猛烈地抽搐了片刻，便躺在日光中不動。

了。標屈里絲看到這非常的現象，悲傷地做了做十字，卻是並不驚異，也並不因此而遲疑着不敢將那致命的花朵插到胸上去。那花就在她胸上露出嬌容，而且幾乎像寶石一般閃耀着，使她的衣服和風姿都加上了一種決非別的東西所能供給的魔力。但是喬凡尼在他的窗口的陰影裏，只會伸出頭，又縮進去，口裏喃喃着，身上顫抖着。

「我是醒着的嗎？我還有感覺嗎？」他自語道。「這究竟是個怎樣的人呢？我該說她美呢，或該說她難可形容地可怕？」

那時標屈里絲漫步走來，更近喬凡尼的窗口底下，因此他不得不把頭伸得更出，以期可以滿足自己由她激起的那點強烈而痛苦的好奇心。在這一瞬間，正有一個美麗的昆蟲飛過園牆去；它大約已在城中漫遊過一道，因在人們那些古舊的窟宅當中找不到花草，纔被臘巴西尼這些灌木的濃香從遠處引誘來的。它並不飛落在花上，卻像似被標屈里絲所吸引，徘徊在空際，在她的頭畔飛翔。於是，除非是喬凡尼眼睛看錯，又有奇事起來了。他彷彿看見標屈里絲纔用兒童一般的快樂的眼光對那個蟲注視一下，那個蟲便漸漸的萎縮下去，落在她的腳下，光輝的翅膀一下顫抖，就死

去了——除非是她的口氣致它於死命，他再看不出其他原因來。標屈里絲彎下身子去看那死蟲，便又做了做十字，深深嘆了一口氣。

爲了喬凡尼的一個不自主的動作，引得她的眼睛朝窗上看來。她在窗口看見一個青年人的頭，——一個與其說是意大利式的不如說是希臘式的頭，面目美好而勻整，髮髮帶着黃金的神色——像一個飛翔在半空裏的人注視在她身上。喬凡尼不自覺地將那一逕握在手心的花球拋了下去。

「姑娘，」他說：「那是純潔而健康的花。你看喬凡尼、圭斯康底的分上佩戴着它罷。」

「謝謝你，先生，」標屈里絲用她的富麗的聲音回答，那聲音好像音樂，還帶着一種半稚氣半女性的快樂的表情。「我接受你的贈品，並且很願意把這珍貴的紫花報答你。但是我若將它拋上來，恐怕你要接不到。所以只好請圭斯康底先生聽我謝你一聲就滿足了罷。」

她把花球從地上拾起來，然後，覺得自己這樣回答陌生人的招呼，是軼出了一個處女的檢束，就彷彿有些羞愧似的，急忙的走出花園回家去了。但是不過一會兒之後，正當她要從那雕花的門



廊裏消失的時候，喬凡尼就似乎看見那美麗的花球已在她手中開始枯萎了。大約這不過是一種幻想罷；要在這麼大的距離外辨別一個花球的新鮮或枯萎，是沒有這種可能的哩。

這事之後的許多日子，那個青年人一逕避着那個朝園的窗口，彷彿他若被引誘去窺看時，便有種醜惡古怪的東西要損壞他的眼光似的。他自從和標屈里絲一次會面之後，便覺自己已經被圍入一種不可索解的勢力之內了。他以為倘若他的心已經處於一種真正危險的境地，那末最上的上策就是立刻離開他這寓所，並且連巴圖亞也不再住；其次就是儘可能地將標屈里絲看個爛熟，看個透澈，因而可以把她嚴格地系統地圈進尋常經驗的範圍裏來。至於一面既然避着她的面，一面又和那非常的怪物這般接近，甚至還有彼此交際的可能，這就不免要供給她一種材料，一種現實，使他不斷地胡思亂想起來，那就是最下的下策了。喬凡尼本來沒有很深刻的思慮——或至少他現在的思慮的深度是沒有被測過；但是他有一種敏捷的幻想，和一種熱烈的南方人的氣分，隨時都要升高到一種更高度的熱狂。至於標屈里絲，無論她到底有沒有那些可怕的屬性，有沒有那種致命的氣息，有沒有跟那些美麗而危險的花朵的類緣，就是喬凡尼曾經目擊了的，總之，她至

少，已把一種凶險而深微的毒質灌注進他的組織裏了。這並不就是愛，雖則她那艷麗的美是要使他發狂的；也並不是恐怖，即使他以為她的精神裏也浸潤着那種似乎流布在她全身的毒質；卻是一種由愛和恐怖共同產生的雜種，像愛一般的燃燒，又像恐怖一般的寒戰。喬凡尼並不曉得自己心裏怕的是什麼，更不曉得希望的是什麼；然而希望和恐懼在他胸中維持着一種繼續不斷的戰爭，彼此互相征服，卻又重新要決鬥起來。凡是單純的情緒，無論它是黑暗的或是光明的，總都是有福的啊！唯有這兩種情緒的黯淡的混合，纔會產生地獄區域裏的那種照耀的光燄。

有時候，他到巴圖亞街上或是城外去作急速的散步，想要借此緩和他精神中的熱病；他的步子合着他腦子震動的節拍，因而他的散步，很容易加速而成爲跑步。有一天，他在路上忽覺有人逮住他，他的臂膀被一個體面的人物抓住了；原來那人和他對面走過去，及至想起了他，纔轉過身來急喘着氣追上他來的。

「喬凡尼先生站住罷，我的青年朋友，」他喊道。「你已忘記我了嗎？假如我也像你這麼改樣了，那倒是應該的。」

這人就是巴格龍尼，喬凡尼和他第一次見面之後就竭力迴避着他，因為他見那教授太精明，立刻就能窺澈他的心事，所以他就對他懷疑了。當時他努力恢復着常態，狂亂地從他的內在的世界瞠視到外面的世界來，像在夢裏一般說着話。

「是的；我是喬凡尼·圭斯康底。你是比脫羅·巴格龍尼教授。現在放我過去罷！」

「慢着，慢着，喬凡尼先生，」那教授微笑着說，同時卻用一種關切的眼光將那青年細細的審視。「怎麼！我不是你父親從小的朋友嗎？難道他的兒子可以像個陌生人一樣從巴圖亞街上走過不顧我嗎？你且站着，喬凡尼先生，我們還有幾句話要說。」

「那末請你快些說罷，最最可敬的教授，請你快些說罷，」喬凡尼現出不耐煩的神氣說。「你不看見我很匆忙嗎？」

當他說這話的時候，有一個黑衣人從街上走來，佝僂着身子，有氣沒力的走着，像個有病的人。他臉上罩着極其憔悴和蒼黃的顏色，卻又流露着學識非常深奧的神情，使得旁觀人容易忽略過他的表面形容，只見到他那種奇異的精力。當他走過時，他和巴格龍尼交換了一個冷淡而疎遠的

招呼，卻把眼睛釘在喬凡尼身上，似乎要從他身上把值得注意的東西看個澈底。然而他神氣之間含有一種出奇的冷靜，彷彿對於那個青年只有一種探索的興味而沒有人類的情誼似的。

「這個就是臘巴西尼醫生呢！」當那人走過之後，巴格龍尼就低聲的說。「他以前見過你的面嗎？」

「那個我不知道，」喬凡尼聽見那個名字就吃驚地說。

「他已經見過你了！必定見過你了！」巴格龍尼急忙說道。「不知爲着什麼目的，這位科學家正在研究你呢。我從他神氣上可以看出來的！當他用花的香氣殺死一隻鳥，一個小鼠，或是一隻蝴蝶，而對它彎着身子做實驗的時候，他臉上也就照耀着這種冷酷的神情；這種神情是同「自然」一般的深澈，卻沒有「自然」那樣的溫和。喬凡尼先生啊，我可以拿性命擔保，你是成了臘巴西尼醫生做實驗的一個題目了！」

「你在欺騙我嗎？」喬凡尼憤激地喊道。「教授先生啊，那是一種不幸的實驗呢。」

「你耐着罷！耐着罷！」那冷靜的教授答道。「我告訴你，我的可憐的喬凡尼，臘巴西尼對於你

已經發生了一種科學的興味。你已落入他的可怕的手中了！還有那標屈里絲小姐——她在這神秘事件裏演的是什麼腳色呢？」

但是喬凡尼覺得巴格龍尼的固執再也忍耐不了，便掙扎脫身，不等那教授重新抓住他的臂膀，他就一溜烟的走了。那教授熱心地看着那青年的背影，搖搖他的頭。

「事情是決不能容它如此的，」巴格龍尼對自己說。「那青年是我老友的儿子，在醫學所能保全他的範圍之內，他是不該受任何的傷害的。而且要讓臘巴西尼這樣從我手裏把這青年奪走，供他去做那種萬惡的實驗，那也是斷斷難容的啊，他的那個女兒！我應該注意這件事。博學的臘巴西尼啊，你或者要夢想不到的失敗在我手裏呢！」

這時候，喬凡尼已經繞了一個圓圈，終於達到他的寓所的門口。他一踏進門，便碰着了力斯貝塔夫人，她裝出微笑的樣子，分明是要引起他的注意，但因他那時的情感的奔潮已經暫時退落做一種冷漠無知的空洞，所以並不能引起注意來。他把眼睛注視在那張強作微笑的枯臉上，卻是似乎並沒有看見它。因此，那老婦人就不得抓住他的衣裳了。

「先生！先生！」她對他低聲說着，仍舊是滿臉的笑容，很像一幅陳舊黝黑的奇異的木刻。「你聽啊，先生！這裏有個秘密的門口可以通到園裏去的呢！」

「你說什麼！」喬凡尼急忙轉身喊道，彷彿一件無生命的東西突然得了熱烈的生命似的。

「到臘巴西尼醫生的園裏有個秘密門口嗎？」

「住嘴！住嘴！不要這麼大聲！」力斯貝塔夫人拿手掩住他的嘴低聲說道。「是的；有門可通那個可敬的醫生的花園，就是你看見裏面有那些美麗的灌木的。巴圖亞的青年有許多情願拿出黃金來買進去看看那些花木呢。」

喬凡尼把一塊金幣放在她手中。

「那末請你引路罷，」他說。

那時喬凡尼心裏發生了一種猜測，大概是由巴格龍尼的談話激起來的，以為力斯貝塔夫人忽然來參加這件事，也許是跟臘巴西尼對他的陰謀有關係的，正如巴格龍尼所設想的一樣，無論那陰謀是怎樣一種性質。但這疑慮雖使喬凡尼感着不安，卻不足以制止他的行動。他一經曉得有

接近標屈里絲的可能，便覺得這是他的生存的一個絕對必要的條件。不管她是一個天使或是一個魔鬼，他總已無可挽回地落進了她的勢力圈裏，而且必須遵守那將他一步步逼緊着推迫前進的力的法則了，至於將來的結果怎樣，他並沒有嘗試去推測；可是說也奇怪，他卻忽然起了一陣的疑慮，決不定他當時那種濃烈的興味是否只是一種幻覺；不曉得那種興味到底是否真是深澈的，實在的，乃至值得他這樣投身到一個不可料測的境地中去；或者不過是青年人腦中的一種幻想，而跟他自己的本心很少連繫或竟絕無連繫的。

他停步，遲疑，回轉了半個身子，卻是依舊向前進。他那衰老的領導人引他通過好幾條昏黑的甬道，最後開出了一頭門，便接觸着那些沙沙的樹葉的聲音和景象；夾着破碎的日光在裏面盪漾着。喬凡尼舉步前行，擦過一叢把嫩枝蒙罩這個秘門的灌木，便到了正在他窗口底下的那一部分園地了。

凡是碰到不可能的事情已經實現，而夢境已把它的迷濛的本質凝成具體的現實時，我們便反要覺得平靜，且甚至要鎮定到冷漠的程度，和當初幻想中似乎要使我們狂歡或是劇痛的情景

絕然不同的，這是常有的經驗啊！命運就正喜歡這樣的玩弄我們。熱情是要由它自己擇定時候來發洩的，倘使按照事情的調度，到可出現的時候叫它出現，它反而要懶懶地不肯出來。現在喬凡尼也就像這樣。一天一天的，他一逕都在癡心妄想，怎麼的跟標屈里絲會見，就在這個園子裏，和她面對面的站着，去曝曬在她的美的東方陽光中，並且要從她的正眼注視之中祛除了他所認為自己的生存之謎的那點神秘；每當這樣設想的時候，他的脈搏就要帶着熱病一般的血液跳個不住。但到現在，他胸口裏反而有了一種奇異的不合時宜的平靜了。他把園子看了一周，看看有沒有標屈里絲或是她的父親在那裏，及至曉得只有他自己一個人，這纔開始把園中的花木仔細觀察。

那些植物的態相都使他覺得不滿意；它們那樣的華麗，似乎是凶惡的，熱烈的，且甚至不自然的。其中每一株灌木，都是在樹林中散步的人看見了要覺駭異的，都好像是一張鬼怪的面孔從樹叢中對他瞪視着。又有幾株灌木，顯出了矯揉造作的形跡，也要震駭人的精細的本能；因為它們是由異種接成的混合物，或可說是由姦淫而生的東西，原來這些東西已經不是上帝所造的生物，卻由人類邪惡的幻想爲要模倣天然的美而造成的。它們大概都是實驗的結果，其中有一兩個例子，



原身本是可愛的植物，卻被拚成一種具有可疑而凶惡的品性的混合物了。總之，喬凡尼在全園的植物當中只有一種兩種是他認識的，而那兩兩種又正是大家都曉得的有毒植物。當他正在這樣默想的時候，他聽見綢衣綵繚的聲音，回頭一看，見是標屈里絲從那雕花的門廊底下出現了。

喬凡尼並未考慮過他當時的態度應該怎樣；他不曉得該替自己闖入園中的行爲辯解呢，或是表示他的進園，雖不是臘巴西尼或他的女兒所願意，至少是他們可以同意的；可是標屈里絲的態度立刻使他安心了，雖然他仍舊還沒有找到應該向她提出的理由。她輕輕地沿路走來，在破噴泉的附近和他對了面。她臉上現出驚異的神情，卻有一種純樸和慈祥的愉快表情調劑着。

「你是一個花卉鑑賞家啊，先生，」標屈里絲帶着微笑說；這是指他從窗口拋給她的那個花球而說的。「那末倘若我父親所收集的這些珍品會得引誘你就近來看，那也是無怪的了。如果他是在這裏的話，他一定能告訴你許多奇異有趣的事情，跟你說明這些灌木的本質和習性；因爲他已化了一生的時間在這樣的研究裏，這個花園就是他的世界呢。」

「還有你自己呢，姑娘，」喬凡尼說，「倘如外面的風傳是可靠的話——你也是同樣熟悉這

些富麗芬芳的花草的性質的。你若是肯做我的女教師，我一定比在臘巴西尼先生手下做學生可以聰明些。」

「難道有這樣無稽的謠傳嗎？」標屈里絲的話裏含着一種快樂的音樂。「人家說我熟悉我父親的植物學嗎？這真是笑話！不的；我雖然生長在這些花卉裏面，我可除開它們的顏色和香氣之外什麼都不懂得；而且就是這點小小的知識有時我也很願意拋棄它呢。這裏有這許多花朵，而且也算不得不美的，它們接觸着我的眼睛就要使我難過。可是先生，請你不要相信那些說我有學問的故事罷。除開你親眼看見我的東西，什麼都不要相信罷。」

「那末我親眼看見的東西，我就一定該相信嗎？」喬凡尼想起以前那一番情景，不免有點畏縮，便這麼鋒利地問她。「不，姑娘；你對我的要求還是不夠。請你吩咐我除你親口說的之外什麼都不要相信罷。」

他這句話，標屈里絲好像也懂得了。她臉上泛起微紅，卻把眼睛對着喬凡尼直視，而用一種王后一般的傲態報答他那心懷疑慮的不安神情。

「那末我就這樣吩咐你，先生，」她回答說。「忘記你關於我的一切幻想罷。這種幻想即使對於感覺是真實的，也許本質上仍舊還是虛幻；至於由標屈里絲口裏說出的話，那是從心的深處直到外面都是真實的。那你就相信了。」

一陣熱情能熾在她的全副神態裏，而映照在喬凡尼的意識上，好像它就是真實之光；但當她說話的時候，她四周的空氣裏有一種香氣，雖然很容易消散，卻是濃烈而可喜的，不過那青年人由於一種莫名其妙的厭惡，總不大敢把它吸進肺中來。這也許是那些花的香氣。要不然的話，難道標屈里絲的口氣竟能把她的話語這樣染上一種濃烈奇異的芬香，以致彷彿會把它們在她心裏浸潤過的嗎？一陣眩暈像一個陰影一般通過了喬凡尼，就又消逝了；他似乎是看穿了那個美麗女子的眼睛，看進了她的透明的靈魂，再不覺得有什麼疑惑或恐懼了。

一會兒之後，標屈里絲態度上當初染着的那種熱情的色彩消失了；她變得高興起來，彷彿由她跟那青年人的交際裏面獲得了一種純粹的快樂，正像一個寂寞荒島上的處女得跟一個從文明世界去的航遊人談話而感到的快樂一般。分明地，她的生活經驗是向來被限制在那一片園的

境界之內的。她一會兒談到一些跟白天的日光或是夏天的雲頭一樣單純的事情，一會兒問起一些關於城市或是關於喬凡尼的遙遠的家，他的朋友們，他的母親，以及他的姊妹們的問題——從那裏面可以見到她的深居簡出，對於外面的風俗習慣全然隔膜，所以喬凡尼不得不像對一個嬰孩一般的回答她。她的精神對着他面前衝發出來，好像一條新鮮的小溪第一次瞥見日光，對着天和地投在它懷中來的映象不勝其驚異似的。也有一種思想是從一個深澈的根源發出來的，以及種種寶石一般閃耀的幻想，彷彿是鑽石和紅玉從泉水的潺湲中向上發光。偶爾之間，那青年人的心裏閃過一陣驚異的感覺，覺得他對面的那一個存在，曾經對於自己的想像發生過那麼大的影響，自己曾經把它在理想中染上過這麼許多恐怖的色彩，並且也曾經目擊它表現過種種可怕的特性，而現在自己竟和它並肩而行呢。——而現在竟會像一個兄弟一般的跟標屈里絲在這裏談話，並且發見她是這麼的具有人性，這麼的像個處女的呢。不過這樣的冥想只是暫時的；她的性格對於他已顯得這麼的真實，不由得他不立刻跟它熟悉的了。

在這樣的自由談話之中，他們已經走穿了那個花園，現在，在它的那些小徑當中經過了許多

的轉折，已經走到那個旁邊長着一株華麗的灌木而樹上開着火紅花朵的破碎噴泉了。一陣香氣從那裏面散發出來，喬凡尼認識它是跟標屈里絲口氣裏的香氣一般無二的，不過比它強烈得多。當她的眼睛落在那上面時，喬凡尼看見她拿手揪住她的胸口，彷彿她的心是突然地痛苦地在跳躍。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她對那灌木喃喃的說，「忘記了你呢。」

「我還記得，小姐，」喬凡尼說，「你曾經應許我，把這裏的一顆活的寶石來報答我那次大膽扔到你腳下的那個花球的。現在容我摘下一顆來，做這一次會見的紀念罷。」

他伸着手，向那灌木前進了一步；但是標屈里絲急忙趕上前來，發出一聲尖叫，像一把刺刀一樣穿進了他的心。她抓住了他的手，用着她那纖瘦身軀的全力將它拖了回來。喬凡尼覺得她的一觸震動過他全身的組織。

「不要碰！」她用一種含着痛苦的聲音嚷道。「無論如何不要碰！這是致命的！」

然後，她掩着她的面，跑開了他，消失在那雕花的門廊底下了。喬凡尼拿眼睛送着她去時，他看

見了臘巴西尼的憔悴的身形和蒼白的面目，他已經在那門口的陰影裏看了不知多久了。

圭斯康底一經回到他的房間裏，標屈里絲的影像就馬上回到他的熱情的冥想中來，仍舊帶着他自從第一次瞥見她以來的那種圍繞在它四周的魔力，現在卻又同時浸潤着一種女孩子性的柔和的溫熱了。她是有人性的；她的性情是被賦與了一切溫柔的女性的質地的；她是最最值得崇拜的；在她那一方面，她一定能够辦得到崇高而英勇的愛。向來以為足以證明她肉體上和性情上具有一種可怕的特質的那種種的標誌，現在是或者被忘卻了，或者由於熱情的深微的詭辯，而化成了一頂具有魔力的金王冠，使得標屈里絲愈加顯得神奇，因而也愈加覺得可羨了。從前顯得醜惡的無論什麼，現在都變美了；如果說這樣的變化是辦不到的，那末那些醜惡的東西一定已經偷偷的跑走，而躲藏到那種不成形狀的半意識當中去了，原來那些半意識是聚集在我們的全意識的日光以外的昏暗境界中的。就在這像的狀態裏，他度過了夜晚，一逕都沒有睡着，直至黎明喚醒了臘巴西尼醫生園裏的那些小睡的花兒，這纔無疑的，喬凡尼的夢要把他引導到那邊去。太陽照他應上的時間上了來，投射他的光線在那青年人的眼皮上，使他在一種痛苦的感覺裏醒覺過

來。及至完全清醒過來的時候，他感覺到他的手上一種被灼一般的刺痛——那是他的右手，就是他當初伸出去要摘那一朵寶石一般的花而被標屈里絲捏過的那一隻手。在那一隻手的手背上，現在有一塊像是四個小手指印成的紫色印子，而他的手腕上也有一個纖細的拇指的指印。

唉，愛這東西是多麼的頑強呵，或者雖是那種只能繁殖在想像裏面而不會生根到心的深處的狡獪的假愛，也是多麼的頑強呵；它是多麼頑強的要維持着它的信念，直至於它被註定要烟消雲散的那一刻！喬凡尼拿一條手帕包起他手上的傷，疑心是什麼惡東西咬了他了，並且在對於標屈里絲的一陣冥想之中，立刻就忘記了他的痛苦。

經過了第一次會見之後，第二次會見就成了我們所謂命運這東西的不可避免的進程。於是第三次，第四次，直至於和標屈里絲在園中相會這樁事已再不能算是喬凡尼生活中的一種偶然，卻可說是他的全部的生活；或者可以說，他的其餘的時間，都是給關於那狂歡的一刻的預計和回憶所佔據了。至於臘巴西尼的女兒那方面，情形也並無兩樣。她伺候着那青年人出現了，便飛到他的身邊去，毫無保留的信任着他，彷彿他們是嬰孩時代的戲伴，而到現在也還仍舊是嬰孩時代的

戲伴似的。如果，由於什麼難得碰到的機會，他沒有照約定的時間去，她就要站在窗口底下，送上她的甜蜜的聲音，讓它飄浮在他房間裏的四周，並且振動進他的心裏：「喬凡尼！喬凡尼！你爲什麼延遲呀？下來罷！」於是他就急忙跑進那長着有毒花兒的伊甸園中去。

但是，雖然親密到這樣的程度，標屈里絲的舉止上卻仍舊有一種的矜持，是她非常嚴格地從不破例地保持着的，以至即使要去侵犯它一下的意思，也從來不會出現在他的想像裏過。從一切可以覺察的形跡上看時，他們是戀愛着的；他們用眼睛互相戀愛，用眼睛把一個靈魂深處的神聖的秘密傳達到那一個靈魂的深處，彷彿神聖到不容用說話來傳達一般；有時他們的熱情奔發，甚至也會談過了戀愛，當那時候，他們就讓他們的精神化成一種有詞語可辨的氣息衝發出來，像似久悶着的火焰的口舌；但是他們不會有過戀愛之所要求所崇拜的脣的相印，手的把握，或是無論怎樣輕微的熨貼。他從來不會碰過她的一絲閃耀的髮髮；她的衣服——那是他們之間一重非常顯著的物質的障礙——也從來不會被微風飄到他的身上過。也會有幾次，喬凡尼似乎企圖要越過這個界限，標屈里絲就變得非常悲哀，非常嚴厲，並且裝出了一副連自己看見也會覺得發抖的



冷若冰霜的神氣，於是再也用不着開口，就使他不敢去接近了。在這樣的時候，他對於由自己的心腔裏像怪物一般升上來而瞪視着他的面的那種可怕的疑懼，不免要覺得驚駭；他的愛變得稀薄而虛弱，同早晨的霧氣一般了；唯有他的疑懼是有實質的了。但當標屈里絲的面孔經過暫時的陰暗而重新光彩起來的時候，她就又會從他當初帶着那樣的敬畏和恐怖去看她的一個神秘而可疑的存在立刻變化過來；那時她就又是一個美麗而率真的女孩子，他覺得他的精神已經認識得的確確，再用不着其他一切的知識了。

現在離開喬凡尼和巴格龍尼最後一次會見已經有很久一段時間。但是有一天早晨那位教授忽然來看他，使他很不舒適地吃了一驚，因為許多星期以來，他連想也沒有想起過他，並且很願意一徑忘記了他的。他久已任情去沈溺在一種透澈他的身心的興奮裏邊，所以除了對於他目前的感情狀態能夠完全表同情的人，他就不耐煩跟他們去作伴。而這樣的同情是不能盼望巴格龍尼教授會有的。

那位來客沒精打彩地談了一會兒城裏和大學裏的新聞，就提起了另外一個題目。

「我近來在讀一個古典作家的作品，」他說，「碰到一個故事使我非常的感到興趣。也許你也還記得罷。這是講一個印度王子的，他把一個美麗的女人送給亞力山大大帝做禮物。那個女人可愛得像是黎明，豔麗得像是落日；可是特別使她不同於人的地方就是她口氣裏的一種濃烈的香氣，比一個波斯薔薇花的園子還要濃烈。亞力山大是個青年的征服者，自然一眼看見這個艷麗的客人就愛上她了；可是有一個聖哲的醫生剛巧在面前，他發見了她的一種可怕的秘密。

「那是什麼秘密呢？」喬凡尼把眼睛低垂下來，避開那教授的眼睛，問道。

「就是這個可愛的女人，」巴格龍尼加重了語氣繼續說，「從生出來就用毒藥養大的，直至於她全身都浸潤着毒質，並且她這個人也成了天底下最最危險的毒物了。她的生命的元素就是毒。她拿她口氣裏那種濃烈的香氣，連空氣也給染了毒了。她的愛就是毒；她的擁抱就是死。這不是一個奇異的故事嗎？」

「是一個幼稚的寓言，」喬凡尼像神經受刺激似的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我奇怪，在你那種嚴肅的研究當中，怎麼能屯出時間來讀這樣的廢話呢？」

「慢點，」那位教授不安地四面看了一看說，「你這房間裏是什麼奇特的香氣呵？是你的手套的香氣嗎？這香氣的微弱的，可以很精緻；但是又總覺得不舒適。我要是聞久了，我想會得使我害病的。這好像是花的香氣，可是我看不見房間裏有花呀。」

「確實也沒有花，」喬凡尼回答說，他當那教授說話的時候，面孔已經變白了；「而且，照我想來，也並沒有什麼香氣，除非在你老人家的想像裏。香氣這一種東西，本是一種由感覺和精神合成的元素，所以很容易像這樣子來欺騙我們的。只要記起了一種香氣，光光有了一種香氣的觀念，便可以錯認爲面前真有香氣的存在。」

「那是對的；不過我的清醒的想像並不常常跟我開這樣的玩笑，」巴格龍尼說；「又假使我要幻想什麼種類的香氣，我也總要想到藥房裏出賣的那種惡劣藥品的香氣，那是我的手指頭很容易沾染到的。我會聽說，我們那位可敬的朋友臘巴西尼，他就要拿比亞拉伯香料還要濃烈的香來染他的藥劑。無疑的，還有那位美貌而博學的標屈里絲小姐，她也同樣要拿跟處女的口氣一般甜蜜的藥飲來服侍她的病人；可是誰要啜了便有禍殃了！」

喬凡尼的臉上顯出許多互相衝突的情緒。那位教授講到那個純潔而可愛的臘巴西尼的女兒的那種腔調，就是他的靈魂所受到的一種酷刑；然而關於她的性格的見解，一經得到一個和他自己完全反對的暗示，就使他的許多模糊的疑懼立刻都明白起來，像許多的魔鬼對他狞笑着。但是他努力要征服它們，並且用一個真愛人的完全的信念去回答巴格龍尼的話。

「教授先生，」他說，「你是我父親的朋友；又也許你的目的是要對於他的兒子盡一點朋友的責任；不過我請你要注意，先生，有一個題目是你必定不能說的。你並不曉得標屈里絲小姐。因而你用一句輕薄的傷人的話加到她的性格上去的損害——我甚至可以說是褻瀆——是你不能估計的呢。」

「喬凡尼！我的可憐的喬凡尼！」那教授帶着一種平靜的憐憫表情答道，「我對於這個苦惱的女孩子比你曉得些。你應該聽一聽關於這個施毒的臘巴西尼和他的有毒的女兒的實情；是的，她的有毒，是和她的美麗一樣程度的。你聽着罷；因為即使你對我這灰白的頭髮要有什麼暴動，也不能阻我不說，那個印度女子的寓言已因臘巴西尼的深奧而危險的科學在可愛的標屈里絲身

上成爲實事了。」

喬凡尼呻吟了一聲，遮沒了他的面孔。

「她的父親，」巴格龍尼繼續說，「要把他的孩子像這種可怕的样子去獻給他對於科學的不健全的熱心做犧牲，是並不會被天性的愛情所阻止的；因爲，我們說句公道話，他是一個會得拿自己的心到蒸溜器裏去蒸的那樣忠實的科學家呢。那末你的命運將要怎麼樣呢？不用疑惑的，你是被挑選了去做什麼新實驗的材料了。也許是結果就是死；也許是一種更要可怕的命運。臘巴西尼有了他所說的科學的興味放在面前，是什麼事情都不會遲疑的呢。」

「這是一種夢想，」喬凡尼對他自己喃喃的說，「這一定是一種夢想。」

「可是，」那教授繼續說，「你且不要灰心，我的朋友，我的兒子。現在要挽救還不太遲。也許我們竟還可以把這苦惱的孩子從她父親的瘋狂的羈絆裏救回到尋常天地的境界裏來。你看這個小小的銀瓶，這是著名的本文奴多·賽理尼（註）親手所製的，很值得送給意大利最最美貌的姑娘去做愛的禮物。可是它的內容卻是無價之寶。只要把這消毒劑小小啜了一口，就可以把世界上

最最厲害的毒質完全消尅。你不要疑惑它對於臘巴西尼的毒藥會得不發生效驗。你把這個瓶和那裏面的珍貴的液體去送給你的標屈里絲，然後抱着希望等着結果罷。」

巴格龍尼放一只小小的做得很精緻的銀子藥瓶在桌子上，就退出去了，留下他所說的話在那青年人的心理發生效果。

「我們還可以阻攔臘巴西尼的奸計呢，」他下樓梯時一面吃吃笑着一面想；「可是，我們替他說句實話罷，他是一個可驚奇的人，——實在是一個可驚奇的人；但是他所做的是一種卑污的實驗，所以凡是尊重醫藥上善良舊法的人們都不能容忍它的。」

自從喬凡尼認識了標屈里絲以後，我們已經說過，他偶爾要發生關於她的性格的黑暗的推測；但是她已完全使他覺得是一個單純的，自然的，最最多情的，而且純潔無瑕的人了，所以現在巴格龍尼教授拿出來給他看的那個影像，他看起來是非常陌生而難信，彷彿和他自己原來的概念並不相符似的。確實，關於他初次瞥見那個美麗女子的時候，他也還有種種醜惡的回憶；他還不能完全忘記那個在她手裏枯萎了的花球，以及那個在陽光底下死去的蟲子，那是除了她的口氣裏

的香氣之外再看不出別的死因來的。但是這一些事件，一經溶化在她的性格的純潔的光中，就都再也不像是事實，而被承認爲錯誤的幻想了，無論它們怎樣可由感覺的證據來證明是事實。原來天底下有一種東西是比眼睛所看到手指所觸到更要真實更要實在的。就在這種更好的證據上面，喬凡尼建立了他對於標屈里絲的信任，雖則真正得力的地方，還是靠着她自己的種種崇高的屬性，並不是靠着他這方面有什麼深刻而寬大的信念。但是現在，他的精神已經不能夠將它自己維持在當初他的熱情將它提了上去的那種高度；他已墮落了下來，在人間的疑慮當中捫索着，因而就玷污了標屈里絲的影像的純然的潔白。並不是他已經把她放棄；他不過是不信任罷了。他決計要一勞永逸的着手去做一種能夠使他滿足的最後試驗，要去試驗出她的肉體裏面究竟有沒有那種可怕的特質，因爲倘使靈魂裏沒有和這相當的怪異，那就不能假定它是存在的。他以爲他的眼睛遠遠看下去，看到了守宮，昆蟲和花朵，也許是要看錯的；但如果在幾步路的距離裏面能夠親眼看見標屈里絲手裏一朵新鮮而健全的花突然衰萎，那就再不容有疑問的餘地了。抱着了這個觀念，他就趕快跑到一家花鋪，買了一個還有早晨的露水點綴着的花球。

現在正是他每天習慣和標屈里絲會面的鐘點了。在沒有下去到園裏之先，喬凡尼並不忘記去對着鏡子照照自己的形像，——這一種虛榮心理，原是每一個美貌的青年都難免要有的，但是它要在這種煩亂熱奮的頃刻顯示出來，那就成了感情淺薄和生性不誠的一種標誌了。然而他竟凝神壹志的審視了一番，並且對他自己說，他的相貌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優美，他的眼睛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活躍，他的面頰從來不會有過這樣溫熱的一種顯示活力過裕的顏色。

「至少，」他想到，『她的毒總還不會滲入我的組織。我到底不是要在她掌握之中死的花呢！』懷着這種思想，他把眼睛移到那個從來不會從他手裏放下去過的花球上。他覺察了那些含露的花兒已經在開始衰萎，便有一陣無可形容的恐怖奔射過他的全身；那些花兒已經彷彿是前一天採下的一般了。喬凡尼的面色變得大理石一般白，一動不動的站在鏡子面前，瞳視着自己的影子，彷彿對着一件可怕東西的影子似的。他記起了巴格龍尼說房間裏彷彿充滿着香氣的話。這必定是他口氣裏的毒了！於是他戰抖了，——對着自己戰抖了。及至從一陣的發呆恢復過來之後，他開始拿好奇的眼睛觀察着房間的古舊的簷角上一只掛着網兒在忙碌工作的蜘蛛，正拿經緯



線往來織着巧妙的組織，——是同向來從舊天花板上盪下來的蜘蛛一樣強力而活潑的。喬凡尼將身子朝向那個蟲子，噴出一口深而長的氣息。那蜘蛛突然停止了它的勞動；那網兒也因那小小工匠的身體的戰震而起。喬凡尼再噴出一口更深更長的氣，並且浸潤着一種由他心裏出來的惡毒感情的：他卻並不曉得他自己懷着狠毒呢，或不過是一種絕望中拚命舉動。那個蜘蛛的肢體做了一個痙攣的緊縮，便掛下窗口來死了。

「該死！該死！」喬凡尼對他自己喃喃自語道，「你難道已變得這樣的毒，連這有毒的蟲子也會因你的口氣而死了嗎？」

正在這一瞬間，一個富麗而甜蜜的聲音從園子裏飄浮上來。

「喬凡尼！喬凡尼！過了時候了！你爲什麼延遲呀？下來罷！」

「是的」，喬凡尼又自語道，「只有她是我的口氣所不能殺死的東西了罷！可是我恨不得也能殺死呢！」

他慌忙的奔了下去，剎那之間就站在標屈里絲的明亮可愛的眼睛前面了。一刻兒之前，他的

憤怒和絕望曾經是非常的猛烈，乃至他恨不得一眼就能把她看萎了；但是現在她實實在在的站在面前，便有一種勢力實實在在的存在着，不能立刻就將它擺脫；他記起了她那女性性格的優美而溫柔的力，會經常常拿一種宗教的平靜包圍着他；他記起了她的心的許多次的神聖而熱烈的傾吐，當時是那純潔的泉源已從她的心深處開放出來，而使他的心眼可以看得透明的；這種種的記憶，要是喬凡尼知道怎樣去估量它們的話，就可以使他相信，這一切醜惡的神秘都不過是一種人世間的幻覺，並且相信無論她的周圍怎樣似乎圍繞着凶惡的迷霧，那真正的標屈里絲卻總是一個天國的天使。像這樣崇高的信念，雖則他還未必辦得到，然而她的出現在面前，終究還沒有完全失去了它的魔力。喬凡尼的憤怒已經平息做一種陰鬱的無感覺的狀態了。標屈里絲憑着一種迅速的精神的感覺，立刻覺到了他們之間有了一道漆黑的鴻溝，是他和她所都不能渡過的。他們悲哀的默默的並行前去，便不覺走到那個大理石的噴泉以及那開着寶石一般的花的灌木所由長出的那一塘水。喬凡尼發見他自己聞到那些花的香氣，會得感覺到一種迫切的快樂——竟可以說是食慾似的——便不由得驚嚇起來。

「標屈里絲。」他驟然的問，「這株灌木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的父親創造起來的，」她老實實的回答。

「創造起來的！創造起來的！」喬凡尼重複的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標屈里絲？」

「他是一個可怕地熟悉自然秘密的人，」標屈里絲回答說；「當我作第一次呼吸的一刻，這樹就從泥土裏長了出來；它是他的科學和他的智力的子息，而我不過是他的人世間的孩子罷了。不要走近它！」她懷着恐怖看着喬凡尼走近那灌木的時候繼續說道。「它是具有你所夢想不到的品性的。可是我，最親愛的喬凡尼，——我是和它一同長大一同開花，並且拿它的氣息作營養的呢。它就是我的姊妹，我是拿人類的愛情去愛它的，因為，唉！——你難道不曾對它起過疑心嗎？——這裏面有一種可怕的刑罰呢。」

說到這裏，喬凡尼對着她非常陰鬱地皺起眉頭，以致標屈里絲停住了話，顫抖起來。但是她的對於他的性格溫柔的信念替她做了保證，並且使她想起自己不該對他懷疑，因而不免紅起臉來。「這裏面有一種可怕的刑罰，」她繼續說，「就是我父親對於科學那麼酷愛的結果，竟使我

和一切同類人的來往都斷絕了。當天上還沒有把你最親愛的喬凡尼放下來之前，唉，你的可憐的標屈里絲是多麼的寂寞啊！」

「這種刑罰苦楚嗎？」喬凡尼把眼睛釘在她身上問道。

「直到新近，我纔曉得它是多麼的苦楚。」她溫柔地答道。「呵，是的呢；不過我的心是麻木的了，所以是很安靜的。」

喬凡尼的忿怒從他的沈悶的陰鬱裏奔發出來，像一個閃電從一陣黑雲迸出。

「該死的人！」他帶着狠毒的輕侮和忿怒嚷道。「並且你既覺得你的寂寞有些厭倦，就已同樣的把我也隔絕了一切人生的溫熱，而引誘我到你那說不出的恐怖的境界裏來了！」

「喬凡尼！標屈里絲將她的大而明亮的眼睛移到他的臉上，嚷道。他的說話的力量並不會打進她的心；她不過是大大的吃了一個驚嚇。

「是的，你這有毒的東西！」喬凡尼憤激得發狂似的重複道。「是你幹的事！是你把我薰壞了！你已把毒充滿我的血管了！你已使我成爲一個和你自己一樣可憎，一樣醜惡，一樣討厭，一樣危險

的人了，——一種可怕的世界奇觀了！現在，如果幸而我們的口氣對於我們自己也同對於別人一樣可以致命，就讓我們的嘴唇做一個說不出的憎恨的親吻來聯結起來，就此死了罷！」

「這是什麼命運？」標屈里絲帶着一個由心裏發出的低低的哀聲自語道。「聖母呵，可憐我罷，可憐一個苦惱的心碎了的的孩子罷！」

「你，——你也會禱告嗎？」喬凡尼仍舊用着那種可怕的罵聲叫道。「就是你的禱告，等它從你口裏出來的時候，也就把空氣染上了死了。好罷，好罷；讓我們禱告罷！讓我們到禮拜堂裏去，浸我們的手指在門口的聖水裏罷！那些在我們後面來的就都會像碰到瘟疫一般的死掉！讓我們在空氣裏畫十字罷！那就會把禍殃裝成那神聖符號的模樣散放出去！」

「喬凡尼，」標屈里絲平靜地說，因為她的悲苦是已出了熱情以外的了，「你為什麼要像這樣把你和我說成一樣呢？我，那是確實的，正像你所說的一件可怕的東西了。可是你，——你有什麼呢？你只消對我這可慘的情狀再受一個震戰，便跑出了這個園子，去混入你的族類，從此忘記了有像可憐的標屈里絲這樣一個怪物在地面上爬行就是了。」

「你是裝做不知道嗎？」喬凡尼對她現出怒容的問道。「你就看罷，這種能力我已從臘巴西的純潔的女兒那裏得到了。」

有一羣夏日的昆蟲正在空中飛着，是被這致命的園子裏的花香引誘來找食物的。它們在喬凡尼的頭上繞着圈子，分明同是由當初引誘它們進園來的那種勢力招引來的。他向它們當中噴了一口氣，便見至少有二十多個蟲子落到地上死了，他就慘苦地對標屈里絲笑了一笑。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標屈里絲尖叫道。「這是我父親的致命的科學！不，不，喬凡尼！這不是我呀！決不！我只是夢想着愛你，只是要我和你暫時在一起，這纔就讓你走開去，只留你的影像在我的心上；因為，喬凡尼，請你相信我，雖則我的身體是拿毒來營養的，我的精神卻是上帝的創造物，並且渴望着拿愛來做日常食料的。可是我的父親——他已經把我們兩個在這種可怕同情裏面結合起來了。是的；你踢我罷，踩在我身上罷，殺了我罷呵，你說過這樣的話之後，那是怎麼一種死了呵？但這並不是我！我就是爲了整個世界的幸福也不肯做這事情的。」

喬凡尼的熱憤已經隨他嘴裏噴發出去的話而涸竭了。現在他身上通過了一種意識，傷悼之

中帶着了一點溫婉，是傷悼着標屈里絲和他自己之間的那種親切而特殊的關係。他們彷彿是站在一種全然的孤寂之中，即使充滿着最最稠密的人類生活，也仍不減其爲孤寂的。那末他們周圍的那個人類的沙漠不應該把這絕緣了的一對逼得更加接近嗎？倘使他們彼此之間尙且要殘酷起來，那末還有誰對他們仁愛呢？而且，喬凡尼心裏想，難道他就再沒有希望可以回到尋常天地的境界中來，而且引着標屈里絲——那個被贖回的標屈里絲——的手一同出來嗎？不過，啊，現在像標屈里絲那樣的深刻的愛竟至受到了喬凡尼那樣厲害的話的委屈，而還要希望再有人間的結合和人間的幸福的可能，那是只有那種具有脆弱的，自私的，無價值的精神的人纔會夢想的了！不，不；這種希望是不能有的了。她必定要帶着那一個碎了的心沈重地通過了時間的界限；她必定要把她的創傷到樂園的泉水中去洗滌，把他的悲苦忘記到永劫的光中，必須要到這樣的地步方纔能夠好。

但是喬凡尼並不曉得這一些。

「親愛的標屈里絲，」他說着走近她去，她卻仍舊往後退卻，這是她看見他走近去的時候一

向如此的，不過這一回的動機不同了，「——最最親愛的標屈里絲，我們的命運還沒有到十分絕望呢。你看這裏有一種藥，據一個聰明的醫生告訴我，是很有可能有效的。差不多可說有神效。這裏面的成分，對於你那可怕的父親給我造成這種大災難的藥料最能消尅。這是從祝福過的藥草蒸溜出來的，我們不應該一同來喝了它，以便洗清身上的毒嗎？」

「拿給我！」標屈里絲伸出手去接喬凡尼從懷裏取出的那個小小的銀瓶。她又特別加力的補上一句，「我會喝的；可是你等着結果罷。」

她把巴格龍尼的消毒劑放上她的嘴唇；但是正在這一刻兒，臘巴西尼的身影從那門廊出現，慢慢的向大理石噴泉走來了。當他走近時，那個蒼白的科學家似乎帶着一種勝利的表情注視着這對美貌的青年和處女，正像一個藝術家會用了畢生的力量來做成一幅圖畫或一座雕刻而最後對他的成功覺得滿意一般。他站住了；他的佝僂的身體爲了意識到自己的力量而慢慢挺直起來，他張開了兩隻手，放在他們身上，那態度就像一個父親給他的孩子們祝福；但是同是這雙手，會把毒灌進他們的生命之流的。喬凡尼發起抖來。標屈里絲不由自主地起了震慄，並且把手擡在



她心上。

「我的女兒，」臘巴西尼說，「你在世界上已不再寂寞了。從你那姊妹的灌木上摘下一顆寶石來，叫你的新郎戴在他的胸口上罷。它現在不會傷害他了。我的科學以及你和他之間的同情已經在他的組織裏發生了影響，他現在已經和普通的男人隔絕了，正如你，我的驕傲和勝利的女兒，和尋常的女人隔絕了一樣。那末你們在世界上前進着罷，你們自己之間是最最的相親，而對於以外一切的人都最最的可怕！」

「我的父親，」標屈里絲虛弱地說道，——說時她仍舊將手揪在心上，——「你到底爲什麼要把這種苦惱的刑罰加在你的女兒身上呢？」

「苦惱！」臘巴西尼嚷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傻孩子？你以爲具有這樣沒有能力和力量可以抵抗的奇異才能，便是苦惱嗎？——以爲只消吹一口氣就能征服最最有力量東西，便是苦惱嗎？——以爲既然美麗而又可怕，便是苦惱嗎？那末你是情願做一個虛弱的女人，去暴露在萬惡之中而自己卻不能造惡嗎？」

「我是情願叫人愛不叫人怕的，」標屈里絲喃喃的說着，將身子沈落在地上了。「不過現在沒有關係了。我要去了，父親，我到了那個地方，你會努力混進我身體裏來的那種惡毒就會得像一個夢一般的消散——正像這些有毒的花的香氣一般，我在伊甸園的花叢之中，再不能來沾染我的口氣了。永別了，喬凡尼！你的那些憎恨的話語是像鉛一樣的在我心裏；可是當我上昇的時候，它們也會落掉的。唉，你的體質裏面不是向來就含有比我更多的毒嗎？」

對於標屈里絲，——她的肉體的部分是這麼澈底地受到臘巴西尼的技術的影響的——毒物既然是她的生命，所以強力的消毒劑就是她的死；而於是這個給人類的智巧和橫逆的自然做了犧牲的可憐蟲，因為逃不了邪惡的智慧所必遭的命運，就在她的父親和喬凡尼的腳下死去了。正在那一刻兒，比脫羅·巴格龍尼教授從他的窗口探頭出來，用着一種勝利之中混着恐怖的音調，大聲對那大驚失色的科學家叫道：

「臘巴西尼！臘巴西尼！這個就是你的實驗的結果嗎？」

## 告密的心

E·愛倫坡

不錯，神經質，我是非常之神經質的，現在還是如此！但是你們何以說我瘋了呢？我的這種病並沒有毀滅或遲鈍了我的感覺，反而使我的感覺更加靈敏——特別是聽覺更加靈敏了。我聽見天地上所有的一切，我還聽見地獄裏的許多東西。那麼，我何以會是瘋了呢？你們仔細的聽我看我是怎樣穩健安閒的，把整個事件的原委都講出來。

我不能告訴你們這思想最初是怎樣進到我腦子裏來的，但一旦有了之後，便日夜縈迴於心中。我並沒有什麼目的，什麼衝動。我本來是愛那個老頭子的。他從沒有做過對不起我的事，也沒有侮辱過我。至於他的金子，我毫無貪婪之心。我想乃是因為他那眼睛的緣故。是的，就是那！他有一隻眼好像兀鷹的眼——灰藍色，上面蓋着一層膜。每當我瞥見那眼的時候，我便好像全身的血都冷了，於是久而久之我漸漸決意要置他於死地，我就可以永遠不再看見那隻眼睛。

在我鎗殺這老頭子前一星期中，我待他再好沒有了。每晚大約到半夜的時候，我便轉着他房間的門扭子，輕輕的開着。開着的寬度可以容納我的頭的時候，我便伸入一隻四週緊閉一點不露光的燈籠，然後我把頭伸入。你們看了我伸入時那種異常小心的態度，一定覺得可笑的。我慢慢的移動，慢慢的，以免驚動了那老頭子的睡眠。我花了一小時的工夫，纔把頭伸入，剛可以看他睡在牀上的情形。哼！一個瘋子會像我這樣的機警麼？等我的頭都伸入之後，我便非常小心的，非常小心的（因為那燈籠的軸紐處轉動時有響聲，）把燈籠揭開一個小孔，射出一線小小的燈光，剛剛照在他那如兀鷹的眼睛上。像這樣我接連做了七夜之久，每夜都是在半夜的時候，但每次我發覺他那一隻眼睛總是閉着的，所以我不能動手，因為令我日夜不安的，是他那隻可惡的眼睛，而非他本人。等到每天清早的時候，我便大膽的走到他房裏去，泰然的和他講話，很親熱的叫他的名子，並問他一夜睡的怎樣。如果那老頭子還疑心我每晚在半夜十二時去偷看他，那他一定是一個很深沉的人了。

到第八夜我去開門的時候，比以往更加小心了。我的動作，比一隻錶上的分針還要慢些。在這

晚之前，我自己也不知我有這樣大的能力，這樣的機警。我差不多忍不住這種勝利的感覺。你們想我一點一點的開着門，而他夢也沒有夢想到我這種祕密的行爲和念頭。我差不多要笑起來；恐怕他聽見我了，因爲他在牀上忽然轉動着，似乎驚動了一樣。你想我會退縮麼——不。因爲房裏是漆黑的（四週的窗子都緊閉了，以防盜賊，）所以他不會看見我開門，而我仍繼續慢慢的前進着。我的頭伸入了，正預備打開燈的時候，忽然我的大姆指括在那錫鈕子上，那老頭子便從牀上爬起來，喊着：『誰在這裏？』

我靜默着一言不發。整整的有一小時之久，我一下子都沒有動，但同時我沒有聽見他睡下去。他一直坐在牀上靜聽——正如我每晚在牆邊守候一樣。

忽然我聽見一聲小小的嘆息；我聽了馬上就曉得這是一種極度恐怖的嘆聲。這不是一種痛苦或憂愁的呻吟，而是因着一種非常的恐怖從心靈的深處發出的一種生硬的低聲。我很懂得這種聲音。常常在半夜到處寂靜的時候，我也從心懷的深處聽見這種聲音，同時使我的懼怕更加深沉。我再說：我是很明白這種聲音的。我曉得那老頭子怎樣的感覺，我也可憐他，雖然我骨子裏是很

開心的。他曉得他最初在牀上轉動的時候，便一直是醒着了。從那時候，他的懼怕便逐漸增長。他勉強要把這種懼怕想做是無端的，但是不能夠。他對自己說：「不過是煙囪吹進來的風罷了——不過是老鼠在地板上跑過，」或是「蟋蟀叫了一聲。」是的，他想用這些假定來安慰自己，但是都無用。我說都無用，因為死亡走近他的時候，已經有黑影在他前面，把他包圍住了。就是這種黑影的影響，使他「感覺」得伸入他房裏的我的頭，雖則他並沒有看見或聽見。

我耐心等了許久還未聽見他睡下的時候，我便決心把燈打開一點——祇打開一點點。於是我一點點打開，偷偷的，偷偷的，直到最後一條小小的光線，好像蛛絲一樣，從燈籠裏發出來，正射在他那兀鷹似的眼睛上。

那眼睛是開着的——大大的開着的。我注視那眼睛的時候，不禁氣憤填胸。我看的非常之清楚，全是蒼灰色，蓋着一層可怕的薄膜，令我看了冷入骨髓。但此外我看不見那老頭子的臉或身體，因為我剛巧把那一線光射在那眼珠上。

而現在——我不是對你們說過，我是神經過於敏銳，而你們誤以為我是瘋了麼？——而現在

我聽到了一種低鈍而短促的聲音，正如一隻錶包在棉花裏所發出的聲音一樣。我對於這聲音也是再熟悉沒有了。那是這老頭子心跳的聲音。這聲音更增加了我的憤怒，正如軍隊的鼓聲更增加了士兵的勇氣一樣。

但即算如此，我還是保持着耐心毫不移動。我抑着氣息，穩持着燈籠，一點也不動。我要看我能把這線光射在他眼上，能保持多久。同時，那可怕的心跳聲繼續增長。那聲音愈來愈快，愈來愈大。那老頭子的懼怕，一定是達於極點了！我說：那聲音愈來愈大，愈來愈大，你們聽清楚了麼？我也說過是神經非常敏銳的。而現在半夜在這老屋子可怕的寂靜之中，這種怪聲實在令我感到一種不可耐的恐怖。然而我還是再保持了幾分鐘的鎮靜。而那聲音愈來愈大，恐怕他的心要裂了。忽然一種新的恐懼捉住了我——這聲音恐怕鄰居聽見了。這老頭子的末日到了！我大叫一聲，把整個燈籠打開，跳入房中。他叫了一聲——祇叫了一聲。我馬上把他拖到地上，把牀罩在他身上。然後我開心的笑着，我要幹的事已經幹到這個程度了。但是那心的跳聲，還是繼續了一些時。這我並不怕什麼，這聲音並不會透出牆外。最後，那聲音停止了。這老頭子死了。我把牀移開，來查看他的屍首。他的確

是像石頭一樣的死了。我把手放在他心上，按了好幾分鐘。他的心不跳了，他是像石頭一樣的死了。他的眼睛再不會令我惱怒了。

如果你們還以為我是瘋子的話，祇要你們聽我講述我是如何小心的藏匿屍首，那你們就不會再以爲我是瘋子了。夜將盡了，我必須趕快工作，不過不弄出聲音。起先，我把他分割起來。我把他的頭和四肢，都割下來。

然後我把地板揭起三塊板子，把肢體都存放在木幹之間。我再把板子好好的蓋上，蓋的絲毫不露痕跡，任何人的眼睛都看不出什麼毛病來——卽算是那個老頭子的眼珠。沒有什麼要洗刷的，沒有什麼污跡，沒有什麼血跡。我對於這類的事是太聰明了。有一個盆子把這些都弄好了。哈，哈！我把這些都做完之後，已經是四點鐘了，但到處還是像半夜一樣黑暗的。等到敲鐘的時候，我聽見有人敲大門的聲音，我心裏很輕快的下去開了門——因爲現在我還怕什麼呢？當時進來了三個人，很客氣的自稱爲警署的官員。他們說這裏有一個鄰居在半夜聽見叫聲，恐怕有歹人的行爲，便通知了警署，他們（那些警官）是被派到這裏來搜查的。



我笑着——因為我還怕什麼呢？我對那三位警官表示歡迎之意。我說，那叫聲乃是在夢中囁語喊出來的。那老頭子，我說是往鄉間去了。我帶那三位往全屋各處查看，請他們細心的檢查。最後我帶他們到那老頭子房裏。我把他的財物給他們看，並未有人拿動。在我這種自信的熱心中，我還拿些椅子進房來，請他們三位休息一下，至於我自己，則大膽的把自己的座位正安放在那屍首的上面。

那些警官覺得滿意了。我的態度使他們相信我了。我現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他們坐着，我一方面很高興的答他們的話，他們也隨便談着。但不久，我覺得自己的臉色有些發白，祇希望他們趕快走了。我的頭疼痛，覺得耳裏轟轟作聲，但他們還是坐着，還是談着話。我耳裏的聲音更清楚了——牠繼續下去而且愈加明白起來。我還是很自然的談話，想趕走這種聲音，但那聲音愈來愈清楚，直到最後我發覺那聲音並不在我自己的耳朵裏面。

當然，我現在的臉色是蒼白極了，而我的談話也加快起來，發出一種不自然的高聲。然而那種聲音還是繼續擴大——我怎樣辦呢？那是一種低鈍而短促的聲音，正如一隻錢包在棉花裏所

發出的聲音一樣。」我喘着氣——但那些警官還似乎沒有聽見。我談話更快，更熱烈，但那聲音還是繼續擴大。他們何以不走呢？我在地板上重步走來走去，好像因着那班警官而發怒一樣——而那聲音仍繼續增大。呵，天老爺！我怎樣辦呢？我噘着嘴，我憤怒，我發狂言！我拿着我坐的椅子，在地板上推動，但那聲音超過了一切，還是繼續擴大，更大，更大起來！他們還是談話，笑着。他們還沒有聽見麼？全能的上帝！不！他們聽見了。他們懷疑，他們知道了。他們是在譏諷我的懼怕。我起初這樣猜想着，現在更是這樣想着。但是無論什麼別的比這種痛苦都要好些！無論什麼別的比譏笑都要可忍受些。我再受不住那種冷笑了。我要喊叫起來，否則就死去罷！現在，又來了，那聲音愈大，愈大，愈大，愈大……。

「可鄙的，」我喊着，「不要再對我裝聾作啞罷！我承認是我幹的！你們揭開板子這裏，這裏就是這個可怕的心跳聲！」

## 一隻天才的跳蛙

馬克吐溫

爲着東部一個朋友寫信來的請託，我便去拜望這位和藹健談的老頭子西門費勒，探詢我那位朋友的一個朋友名叫李阿萊斯米利的，因爲他來信拜託我的就是這件事。下面便是我探詢的結果。

我很懷疑這位李阿萊斯米利是一個幻想的人物；我那朋友并不認識一個像這樣的人。他爲如果我去問費勒的話，一定會引起費勒談論一些關於那個聲名狼藉的吉姆·斯米利的一些事，繼續不斷的講着，一直令我聽得厭煩極了。如果我朋友的用意是這樣播弄我，那總算是他達到目的了。

我去見費勒的時候，他是坐在安吉耳鑛山一個老棧房的飲酒間裏，很舒服的假寐着。他肥胖而禿頭，面部顯出一種和藹安詳的樣子。他站起來，和我互相致候。我告訴他有一個朋友拜託我詢

問一個他兒時的好友名叫李阿萊·斯米利的。他是一個年青的牧師，聽說有一個時期曾經住在這鑽山裏。如果費勒先生能告知我一些關於他的事蹟，那我實在是感激不盡了。

費勒把我招呼到屋角裏，叫我坐下，然後開始敘述下面這一篇枯燥無味的關於吉姆·斯米利的事蹟。他說話時一點不笑也不發愁的樣子，從沒有改變那種溫文從容的聲調，也不表現一點熱情，不過自始至終總是充滿着一種真摯和誠意的態度，由此使我覺得，即算他對於他的故事有什麼可笑的地方，也是用一種嚴重的態度處之，而且承認其主角為超然的天才人物。至於以我看來，則像他這樣講一個這樣怪的故事，而自始至終不露出一點笑臉，那實在是太不近人情了。而我已經說過，我是請他講一點關於李阿萊·斯米利牧師的事，而他的答覆是下面這一段故事。而我也任他去講，中途毫不插嘴：

從前有一個叫吉姆·斯米利的在這裏，時間大約是一八四九年冬季，或許是一八五〇年春季；我記不頂清楚，不過我之所以記得大約是那時期的，是因為他最初來的時候，正是這鑽山營幕的大火尙未完畢的時候。不過總之，他是一個極怪的人：無論發生什麼事的時候，他總是要和你打

賭，如果你不願意賭這一方面的話，他就和你對調。祇要你合意，他總是能合意的——他祇要能達到打賭的目的，他就感覺滿足了。然而他的運氣卻非常之好——每次結果總是他勝利。他隨時隨地無不準備着來和你打賭；差不多沒有什麼東西他不可以來和你下一注的，而且隨便你願意下那一方。如果有馬賽的時候，他總是精神抖抖的，或是站在馬賽的終點。如果有犬鬪的時候，他是要打賭的；如果有貓鬪的時候，他是要打賭的；如果有雞鬪的時候，他也是要打賭的。如果有兩只雀子在籬笆上，他便和你打賭那一只先飛走。如果有聚會時，他也準時到那裏，便打賭巴生瓦克是這裏最好致訓詞的人。的確，巴生瓦克是這裏最有資格致訓詞的人，也是一個好人。甚至如果他看見一只小蟲在路上走的時候，他便要和你打賭這只小蟲需要多久的時間達到某處地方。一旦下了注之後，他便會跟隨那小蟲看牠到什麼地方去（即算是到墨西哥去），并看在路上需要多久的時間。在這裏的一般孩子都看見過這個斯米利，并告訴你他種種的事蹟。他是毫無關係的，任何東西他都可以打賭。最無所顧忌的一個人。有一次巴生瓦克的妻子病的很厲害，也病了很久，似乎大家也不能救她了；但是有一天巴生瓦克來了，斯米利問他的妻子怎樣，他說要好多了，并顯出很

高興的樣子，如果上帝祝福的話，她不久就會完全好呢。但是斯米利卻毫不費思索的說：「那麼，我和你打賭兩塊半錢，她一定不會好呢。」

這個吉姆·斯米利有一隻牝馬，一般孩子們稱之爲十五分鐘的小馬，不過那是開玩笑的，實際上她決不會跑的那樣慢。然而斯米利卻用這匹小馬贏了不少的錢，雖則她是非常之慢，或是氣喘，或是脾氣不好，或是有癆病，等等。他們常常讓她先跑兩三百碼，然後不久便跑過頭了；但是每次將近完畢的時候，她便興奮而忘命起來，腿子騰空亂跳着，有時偏往籬笆一邊了，有時咳着或是吹着鼻子，以致掀起滿空的灰塵或是喧吵之聲，不過最後總是能趕上前去，卽算是前一隻鼻子那樣遠，至少總是能設法計算出來的距離。

此外，斯米利還有一只小雄犬，看去好像不值一文錢，祇能擺擺樣子，或是偷偷東西，但是一論到錢的時候，牠便是一只不同的狗了；牠的下巴伸出來好像汽船頭，牙齒也露出來好像火爐一樣閃爍着。別的狗可以來攻打牠，衝撞牠，咬牠，把牠掀倒兩三次，而傑克生（就是這狗的名子）卻毫不介意的樣子，視爲意中之事，於是對方把注子更疊多起來，加倍起來，直到對方的錢都疊完了。然

後忽然之間傑克生把對方那只狗の後腿死力揪着，一點也不放鬆。並不是亂抓，而祇是揪住不放，即算是要揪一年也不放，直到對方無力再鬪了。所以，每次狗鬪的時候，斯米利總是贏的，直到有一次和傑克生鬪的對方那只狗，是沒有後腿的，因為用圓鋸鋸斷了。等到鬪戰很激烈，兩方的錢都壘完之後，傑克生便想用牠那歷來的伎倆，但牠馬上察覺這次是怎樣的無從施其技巧，而對方的轄制了。牠覺得驚慌而灰心，便不再想來戰勝了，結果終於大敗。牠望了斯米利一眼，似乎表示牠的心碎了，并似乎埋怨斯米利不應該弄一只沒有後腿的犬來和牠交戰，使牠無從施其技巧，因為牠所依賴的就是這一點。然後牠跛走了一下，便臥在地上，不久便死了。這只小狗的確是不錯，如果再多活一些時，一定是能聞名一時的，因為牠有天賦的才能，不過牠沒有多的機會，而且在那種情形之下牠能打勝仗，若無天才是辦不到的。我每次想到最後那一次的決鬪及其結果，便覺得耿耿於心。

這個斯米利還有鬪鼠、鬪雞、鬪貓等等類似的東西，差不多弄得你無安寧的日子；無論你拿什麼東西來，他總有和你決鬪的。有一天他捉了一只蝦蟆，拿回家來，設法訓練牠；據說在那三個月之

中，他一點別的事不幹，祇是坐在後院裏，教那蝦蟆跳躍。他也能確把那蝦蟆教會了。他在蝦蟆後面擊一下，那蝦蟆便在空中轉起來，好像一只小油餅一樣，有時翻一個筋抖，有時可以翻兩個，但最後落下來還是好好的立着，好像一只貓一樣。他還訓練牠捉蒼蠅，也訓練得非常之好，祇要每次牠目力所能達到的地方，就可以捉到。斯米利說蝦蟆所需要的祇是教育，有了教育任何事都可以做——我也相信他。我還看見他把但尼兒（就是那蝦蟆的名字）放在這地板上，喊着：「蒼蠅，但尼兒，蒼蠅！」一瞬之間，但尼兒便直跳上去，在那櫃臺上抓一只蒼蠅，然後仍舊跳下來好像一團泥一樣，用後爪抓着自己的頭，若無其事的樣子。牠雖則有這樣的才能，但牠卻非常之謙恭直率。等到與別的蝦蟆跳躍比賽的時候，牠比任何其他蝦蟆每跳一步要遠多了。跳遠比賽是牠的特長；每凡這種比賽的時候，斯米利便要把他所有的錢都壘上去。斯米利對於但尼兒覺得非常之可傲；這也是他應該如此的，因為凡是走遍各處的人，都承認沒有見過像這樣的蝦蟆。

斯米利把這蝦蟆裝在一只籠裏，時常帶往市場區去和別人打賭。有一天有一位不速之客（在各營幕從未見過的）見了他這籠子，便問：



「你那籠裏裝的是什麼東西？」

斯米利隨便答着：「那或許是一只鸚鵡，或許是一只金絲鳥，但并不是的——是一只蝦蟆。」

那人把籠子拿起來，細心察看着，左看右看，然後說：「哼，確是蝦蟆！這有什麼用處呢？」

「哼，」斯米利隨意說着，「據我所能判定的，牠能做一件事——牠能比本州內的任何蝦蟆要跳得遠些。」

那人又拿起籠子，又細心很久的看了一次，然後還給斯米利，沉着的說：「我并看不出這蝦蟆比本州任何蝦蟆要會跳些。」

「或許你看不出，」斯米利答着，「或許你懂得蝦蟆，或許你不懂得；或許你對於蝦蟆已有經驗，或許你祇是一個初入門的。不過無論怎樣，我是有我的主見，我願意冒險四十塊錢，打賭牠能跳過本州的任何蝦蟆。」

那人想了一下，然後似乎帶着愁容說：「你曉得，我在這裏是一個外來的客人，而且我沒有蝦蟆；但如果我有一只蝦蟆的話，我定會和你打賭的。」

然後斯米利說：「如此的話，那沒有什麼關係，那沒有什麼關係——你在這裏把我的籠子看守一下，我替你去捉一只蝦蟆來。」於是那人拿着籠子，把自己的四十元放在斯米利的一塊兒，便坐着等候。

他在那裏坐了許久許久，沉默的想着，然後把那只蝦蟆從籠裏取出來，把牠的口撥開，然後用一只茶匙餵了牠很多的打鳥彈，餵滿了下巴，再放在地板上。斯米利跑到潮濕的地方，在泥濘處找了許久，最後捉了一只蝦蟆，拿進來交給那人說：

「好，如果你準備好了的話，就把牠放在但尼兒的旁邊，前爪與但尼兒的並齊，我便發令。」然後他說：「一——二——三——跳！」他和那人便從後面抵觸各自的蝦蟆。那新捉的蝦蟆往前跳着，但是但尼兒吐了一口氣，把肩往前聳着，好像法國人一樣，但是也沒有用處——牠跳不起來。牠好像一個鐵砧一樣立在地上，好似拋了錨的不能動。斯米利覺得非常之驚訝，也很掃興，但不知那蝦蟆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那人拿起錢，準備走了，跨出門的時候，還把大指姆伸肩上，似乎指着但尼兒說：「我看不出這

蝦蟆比本州任何其他蝦蟆要會跳些。」

斯米利呆站着抓自己的頭，朝下看了但尼兒很久，最後說：「我真奇怪這蝦蟆何以會這樣自己放棄的，我不知牠有無什麼毛病，牠好像很受了委屈的樣子。」然後他揪着頸子把但尼兒提起來說：「噫，該死，我賭牠至少不有五磅重！」然後把牠倒轉身來，傾下了一大把的烏彈。斯米利看出是怎樣一回事了，便發了瘋似的，放下蝦蟆，趕急跑出去追那人，但是一直沒有追着。然後——

（費勒講到這裏的時候，聽見前院有人叫他的名字，便起來看是怎麼一回事。）他走時對我說：「客人，你在這裏好好坐着罷，我一會兒就來的。」

但是，對不起，關於吉姆·斯米利這個有野心的浪人往後的故事，不會使我得知關於李阿萊·斯米利牧師的身世，所以我便預備起身走了。

到門口的時候，我又遇着那多言的費勒回來了。他留住我，又接着說：

「此外，這個斯米利有一只獨眼黃母牛，沒有尾巴，祇剩下一點點殘尾，好像香蕉一樣。而且

了。  
「啊，管什麼斯米利和他那殘廢的牛！」我笑顏的說，然後對那老頭子說了一聲告別，我便走

米格斯

F·布雷哈德

我們一共是八人，連車夫在內。自從這輛笨重的馬車在不平的路上撞了一下，把法官先生所引證的那首詩打斷之後，在過去六哩的行程中，大家就都停止說話了。在法官先生旁邊的那個高個子睡着了，手臂穿過那顫動的皮條，頭便靠在皮條上——完全像一個沒辦法的癱子，好像一個上吊的人，繩子割斷已太遲而毫無救藥了。坐在後面的那位法國姑娘也睡着了，不過是在一種半醒半睡的狀態中，這可以由她那手巾遮着額和半臉的樣子看出來。另一位伴着丈夫從維基尼城來的太太，滿身纏着帶子、面帕、翻皮、頭巾等等，以致使她本人的面目完全失掉了。除了車輪聲和頂上的雨聲之外，一點聲響也沒有。忽然車停了，我們隱約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這顯然是車夫和路上某人很起勁的說話——在風雨聲中我們斷碎的可以聽到『橋衝走了，』『水二十呎深，』『不能通過』等句子。然後又寂靜了，過一會那神祕的聲音又加了一句這樣告別的話：

「試試米格斯。」

馬車慢慢轉灣的時候，我們瞥見了我們趕車的，還看見一個騎馬的在雨中漸漸走遠了。我們顯然是向着米格斯的家走去。

米格斯是誰，在何處呢？我們的顧問法官先生記不出有一個這樣的人，雖則他對於這地方是很熟悉的。那個瓦蘇的客人以為米格斯一定是一個開旅館的。至於我們，則祇曉得前後都是被很深的水所圍困，而米格斯乃是我們的避難之所。車子在一條窄狹灣曲的支路上水花四濺的走了十分鐘之後，便到一個牆高約八呎的柵欄門前。這顯然是米格斯的所在處，也顯然米格斯不是開旅館的。

車夫下去，試試門是否開着的。結果——門是很鞏固的鎖着。

「米格斯啊，米格斯！」

沒有人回答。

「米格——斯！米格——斯！」車夫更氣憤的放聲繼續喊。

「米格西，」那個信差接着高聲的叫。「啊，米格米——！」

但是仍舊聽不到這位麻木不仁的米格斯的回答。最後法官先生放下馬車的窗子，伸出頭來，問了許多問題。如果這些問題都能一一答覆得出來，對於整個的祕密當然可以弄個明白，但是那車夫祇是答着：「如果我們不想整夜坐在車子裏的話，就該得大家都起來，把米格斯喊出來。」

於是我們大家都出來，先是一齊喊，然後一個一個分開喊。我們喊完之後，站在車頂上有一個海伯尼人喊着「梅加斯，」引起大家都笑起來了。笑的時候，車夫「噓」着叫我們不要笑。

我們大家聽的時候，很古怪的，我們的喊聲從牆的那邊都一一回覆過來，甚至最後的那一聲「梅加斯。」

「古怪的回聲，」法官先生說着。

「古怪的……漢子，」車夫鄙夷的吼着。「跑出來罷，米格斯，現身出來罷！大膽一點罷，米格斯！不要躲在黑暗裏罷；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躲的，米格斯！」這是車夫尤巴皮喊的，他現在氣得跳起來了。

「米格斯啊，米格斯！」那回聲又喊着。

「我的好人啊，米格爾先生啊！」法官先生把名字盡量喊得柔軟些。你要想想這幾位女客在這種殘酷的天氣中，拒絕她們實在是太不客氣了。真的，我親愛的先生啊……」但接着喊了許多米格斯，最後大笑一陣，把他的聲音淹沒了。

尤巴皮再忍不住了。他在路上拿起一個大石頭，把門打倒了；他和那信差便進了牆門，我們大家都跟隨着。一個人也不見。在黑暗中我們所能分辨的，祇知我們是在一個花園中（因玫瑰樹叢葉上所散落的水點而得知），前面是一所長而彎曲的木屋。

「你曉得這個米格斯麼？」法官先生問尤巴皮。

「不曉得，也不想曉得，」尤巴皮簡短的答着，似乎覺得這個頑梗的米格斯侮辱了他，也就是侮辱了拓荒馬車公司。

「但是，可憐的先生，」法官先生想起那欄柵的門勸告着說。

「那麼，」尤巴皮輕微的譏笑着說，「你是否頂好還是回去坐在馬車裏，等人來介紹你呢？」



是要進去的。」說時他把屋子的門推開了。

這是一間長房，祇有頂那邊一個大爐子燒着火，也將近要熄了。牆壁糊着一些怪紙，那將熄的火照着紙顯出一些怪花樣。有一個人坐在爐旁一張大靠椅上。我們跟着車夫和信差進房之後，所看見的便是這些。

「喂，你是米格斯麼？」尤巴皮對那大靠椅上的人說。

那人不開口，也不動。尤巴皮氣憤的走近他，把車燈照在他臉上。那人的臉似乎很老而有皺紋，大的眼珠，表現一種無緣無故的莊嚴神氣，好像貓頭鷹的眼睛一樣。那大眼睛由尤巴皮看到車燈，最後便停在車燈上，似乎認不清什麼了。

尤巴皮勉強忍耐了一下。

「米格斯！你聾了麼？你總不會是啞吧，你該曉得。」尤巴皮說時便搖動他的肩膀。

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尤巴皮一鬆手的時候，這個莊嚴的怪人便好似完全崩潰了——縮成自己的一半大，衣服也縮作一團分不清楚了。

「好，這真倒運！」尤巴皮說着毫無辦法的樣子望着我們，然後完全失望的退開了。

現在法官先生走上前去，我們大家把這個神祕無背脊骨的人提起歸還到原來的地位。我們打發尤巴皮走了，叫他提着燈在外面巡邏，因為這個孤獨殘廢的人，一定有人在身邊照料的。至於我們則環繞着火爐，法官先生仍舊恢復了他那威權的地位，和健談的神氣。他把我們當作一班裁判官，這樣說：

「照情形看來，我們這位高貴的朋友或者是像莎翁所說的到了一種「枯黃之葉」的程度，否則就是他的身心過早的失了效用。至於他究竟是否就是米格斯……。」

法官說到這裏，忽然聽到「米格斯！米格斯！米斯西！米格！」就正如以前我們所聽到的那些回聲。

我們很驚怕的彼此望了一會，特別是那位法官先生趕快站起來，因為那聲音似乎就是從他肩上過來的。這聲音的根源我們立刻就發見出來了。在火爐上邊的一個架上，立着一隻大鴿子。現在牠啞然無聲，正和牠一刻以前那種嚙舌適相反。我們在門前聽的那種回聲，無疑是牠發出的，而

不會是坐在椅中的這位朋友。尤巴皮毫無結果的巡邏了一些時之後，仍舊進房來了。他對於這回聲的解釋仍舊認為不滿意，對於坐在椅上那個麻木不仁的人還是懷疑。他找了一間外屋把馬放好，但他進來時一身滴着水而抱着懷疑的態度。「除了這老頭子之外，附近十哩之內沒有什麼別的人；他也該是曉得的。」

但是大多數人的信念還是有着落了。尤巴皮咆哮剛完的時候，忽然我們聽見門廊前的急步聲，濕裙的喳喳聲，然後門開，現出一個女郎，嵌着一副白牙，閃爍的黑眼珠。她不拘禮節的態度，把門關着，氣喘喘的靠在門後。

「啊，對不起，我就是米格斯！」

這便是米格斯！這個亮眼珠，豐滿喉頸的女郎，她那濕的粗藍布衣服也不能遮掩那女性曲線的美麗。她那栗色的頭髮，上面戴着男子的油皮雨帽，以及藏在男孩式長靴裏面的小腳和踝部，都顯出美妙的樣子。這便是米格斯——同時向我們很坦白大方的笑着。

「各位，」她喘氣的說着，一手放在身旁，毫未注意到我們這班人默默無言似乎挫折的情形，

或是尤巴皮變爲一種無端的癡獸的快樂樣子——「各位，你們路過此地的時候，我往一個離兩哩路的地方去了。我猜想恐怕你們會到我這裏來，所以我便趕急跑回來，因爲祇有吉姆一人在此……我差不多吐氣不出來了……我的情形便是如此……」

米格斯說到這裏把頭上那滴滴的油皮帽取下來，擺動了一下，把那些水點都洒在我們身上。然後理了一下頭髮，不提防把兩顆頭針弄下來了。最後笑着坐在尤巴皮旁邊，兩手交放在懷裏。法官先生最先恢復原態，勉力說了一番道候的話。

「請你們那位拾取那顆頭針，」米格斯莊重的說。一時五六隻手都伸了出來，那頭針便馬上歸還原主了。然後米格斯走過來，細心的看了看那椅上的病人。那副莊嚴的眼睛看着她，表現出一種我們所從未見過的神氣。他那粗繃的臉上似乎掙扎出一種活力和智慧。米格斯又笑了——一種奇特充滿表現能力的笑——然後回過來，她那黑眼珠和白牙齒向着我們。

「這位身體不適的——」法官先生遲疑的問。

「吉姆，」米格斯答着。

「你父親麼？」

「不是。」

「你兄弟麼？」

「不是。」

「丈夫麼？」

此時米格斯很快的，半鄙夷的，看了那兩位乘車的女客一眼——至此她們還不像一般男的欽羨米格斯——然後莊重的說：「不是，是吉姆。」

大家不知怎樣辦的停了一下。那兩位女客人彼此靠緊了一點，有一位丈夫心不在焉的望着火——他顯然是把眼睛朝裏面看怎樣對付這個局面。但是米格斯那種似乎有傳染性的笑聲，打破了大家的沉寂。「來，」她很高興的說，「你們一定餓了。那一位來幫忙我弄茶？」

她是不會缺乏自告奮勇去幫忙的。尤巴皮好像莎士比亞樂府中的加力班搬來了許多木柴。信差在走廊上磨着咖啡，我的職務是砌鹹肉，而法官先生則用他的幽默指教各人怎樣做法。等到那位

海伯尼的客人幫助米格斯把一切杯盤都擺好的時候，大家都顯出非常歡樂的樣子，雖則外面的雨水打着窗子，風吹下煙肉，那兩位女客在角裏唧哩咕嚕的說着，或是那鴿子開着玩笑打擾我們的談話。現在在熊熊的火光之中，我們可以看出糊在牆上的都是一些圖畫雜誌的紙，用女性那種美觀思想排列的。一切傢具也是臨時湊合的，是一些蠟燭箱子或打包的木箱，上面蓋着好看的花布或獸皮。吉姆所坐的那個大靠椅，是用一隻灰麵桶很巧妙的改造的。在這間長房裏幾件簡陋的陳設之中，可以看出一種整潔和巧妙的安排。

這次的聚餐，可說是一種烹調的勝利。此外，也可說是一種社交的勝利——這大半是因爲米格斯善於啓導大家談話。她自己問一切的問題，不過很坦白而毫無隱諱的地方，於是我們談論自己，談論我們的將來、旅程、天氣、彼此的情形——一切都談到了，祇沒有談論到我們的主人和主婦。但我們也得承認米格斯的談話是並不怎樣文雅的，句語也很少合乎文法，并還雜着一些我們男人用的呪詛之語。不過她說話時眉飛色舞，話後還帶着一笑——她所特有的一種笑顏——而且態度非常之坦白誠懇，所以也就勝過任何不文雅的空氣了。

進餐的時候，我們聽見外面有一種聲音，似乎是一個很重的身體擦着外面牆的聲音。然後門前有抓着和吹鼻的聲音。「那是裘昆，」米格斯說着以釋我們的疑心。「你們要看他麼？」我們還未答的時候，她便去把門打開，現出一隻半大的灰熊。那熊馬上站起來，兩只前掌懸着好像乞丐一樣，很忠心的望着米格斯，其態度正和尤巴差不多。「他就是我的守門狗，」米格斯解釋着說。「但他是不會咬人的，」她看見那兩位女客在角上退縮着，便又這樣加了一句。「各位，我告訴你們，」她關好門餵了熊之後又說，「你們今晚進來的時候，裘昆不在這裏，那真是你們幸運了。」「他往那裏去了呢？」法官先生問。「在我身邊，」米格斯答着。「上帝祝福你們，他晚上總是跟隨在我身旁，正好像一個人一樣。」

我們寂靜了一會，聽外面的風聲。此時恐怕大家腦中都有這樣的一個影像——米格斯在雨中的森林走着，這個野蠻的護衛在他身旁。法官先生似乎講起尤娜和她的那隻獅，但是米格斯每次對於別人的稱讚，總是以安閒沉着的态度處之。她是否對於別人的愛慕毫未感覺到——尤巴皮那種欽羨之心是總不會熟視無睹的——我不得而知；但是她那種坦白的態度，似乎與男子平

等，使我們這班年青的覺得屈辱了。

關於灰熊的事件，並不能使那兩位女客對於米格斯的意見要提高些。晚餐之後，那兩位女客似乎放出一種冷靜的空氣，即算尤巴皮拿進來的那許多木柴燒出熊熊之火，也不能勝過。米格斯感到這種寂靜，便忽然聲言說是大家可以安息的時候了，同時起身指示女客們靠近的那間臥室。「你們男子祇得勉強在外面火旁睡着，」米格斯又加了一句，「因為這裏祇有一間臥室。」

照例，我們所謂人類中較強的男性，是不大有好奇心，或是好唧哩咕嚕談話的。然而，米格斯剛關門之後，我們便聚在一堆，細語着，忍聲笑着，彼此懷疑猜想着，不知我們這美麗的女主人和奇特的男主人究竟是如何的人物。我們甚至推擠着那位麻木不仁的癱子。他坐在我們中間好像一個無言的塑像，對於我們這些低聲的議論，呆笨毫無所動於中的望着。我們正高興談論的時候，門又開了，米格斯走進來。

不過現在的米格斯，不是像幾小時之前那樣有神氣的米格斯。她的眼睛朝下望着，跨門檻時似乎遲疑的態度，手腕上放着一鋪毯子。她似乎失去以前那種坦白大膽的態度了。進來之後，她拿



一張矮凳子坐在那癱子旁邊，把毯子蓋在自己肩上，然後說：『如果各位不嫌太擁擠而見怪的話，我今晚就在這裏過夜。』說時她拿着那癱子的手，眼睛望着那將要熄的火。大家覺得這恐怕是一種比較密切關係的先導，并覺得剛纔不應那樣好奇而議論紛紛的，於是現在大家又靜默起來。雨還是打着屋頂，不時吹進來的風使火又光大一點。大家都這樣沉默着，直到忽然米格斯擡起頭來，把頭髮拋往後面去，把臉向着我們這樣問：

『你們有那位曉得我的麼？』

沒有一人回答。

『你們再想想罷！我是一八五三年住在馬里斯村的。那時人人都知道我，人人也有機會知道我。我開了一個波咖酒店，直到我和吉姆同居在此纔關閉。那是六年之前的事。恐怕我變了一點。』大家都不認識她，似乎令她有點失望。她又把臉向着火，略過了一會，她又開口，這說得很快：

『我想你們總有某位是知道我的。不過這也沒有什麼關係。我所要說的話是這樣的：坐在這裏的吉姆，——說時她兩手拿着他的手——一向是和我熟識的，而且在我身上用了很多的

錢。我想他把所有的錢都用完了。有一天——正是六年之前像這樣的冬天——他到我的後房來，坐在沙發上，正像他坐在這椅上，以後就從來不能移動了，除非有人幫助。他縮成了一團，也不知是得了什麼病。許多醫生來看他，解釋他的病是一生之中如何逐漸得來的——因為吉姆平時是很自由放蕩的——而且以後再不能復原，也活了多久。他們勸我把他送往弗里斯哥的醫院，因為對於別人是一種累贅，而一生祇能像一個嬰孩一樣。但是我說這不能夠，這或許是因為我感到吉姆的某種眼色，或許是因為我一生從未撫養過嬰孩。我當時頗有點錢，因為人人都喜歡我——像各位這樣貴客都來和我周旋——於是我賣掉那舖子，到此來買了這所房子，因為這地方很偏僻的，我便把我的嬰孩帶到這裏來。

她說話的時候，以她女子那種特有的技巧，漸漸把那個麻木不仁的人移動到她和聽衆的中間，自己則躲在影子的後面，好似她舉出他作為她行爲的辨護。那人雖則無言無語，但似乎還是能替她辨護；他好像被雷電襲擊得崩潰頹喪，然而仍舊好似伸出一隻手膀保護着她。

米格斯躲在黑暗中仍舊拉着他的手繼續說：

「我住在這裏，經過很長久的時間，纔習慣起來，因為我一向是習於人多熱鬧的。我請不到什麼女子來幫助我，而男子我又不能信靠；不過幸而這裏有許多印第安人替我做些雜事，從北法克帶些應用物品來，於是我和吉姆能住下去了。」

有一個醫生不時從沙那門多來看吉姆，他問「米格斯的嬰孩」怎樣，臨走時還說：「米格斯，你是一個好人，上帝祝福與你！」但是上次他到這裏來，開門臨走時卻說：「米格斯，你曉得麼？你的嬰孩要長成人了，對於母親是一種光榮呢；不過不是在這裏，米格斯，不是在這裏！」我想他走時是很憂愁的，而且——而且——」

米格斯說到這裏，聲音和頭部似乎都完全消失在黑影中了。

「這裏的鄰居都是很和氣的，」米格斯停了一會又伸到光亮中來說，「北法克的男子們時常到這裏來，直到我需要他們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女子們對我也是很仁愛的，不過不到這裏來。我在這裏本來很孤單，直到有一天我在松林中找着了裘昆。那時牠沒有這樣高，然後我又叫牠怎樣討飯吃。此外還有波麗（就是那隻雀子。）她曉得許多玩意兒，每晚因着她的談話使大家覺得很

熱鬧，由是我就不覺得太孤單。再則還有吉姆。」米格斯說到這裏又向着火笑，「你們要曉得，像他這樣的人曉得的東西卻不少。有時我拿花給他，他望着花似乎很自然的欣賞一樣。有時我們兩人孤單坐着時，我便讀牆上那些字給他聽。」哼！」米格斯說時又坦白的笑，「今年冬季我把那整面牆上的字都讀完了。沒有一個人像吉姆這樣會讀書的。」

「那麼，」法官先生問着，「你既然這樣把青春犧牲給他，又怎麼不嫁給他呢？」

「啊，你要曉得，」米格斯說，「像吉姆這樣無助的人，而和他結婚，似乎是欺騙他。再則，如果我們是夫婦的話，則我照料他必是出於義務的緣故，但我現在乃是出於自願的。」

「但是你現在還年青美麗呢——」

「現在已經很夜深了，」米格斯莊重的說，「頂好各位都睡覺罷。各位，晚安！」她把毯子蓋在頭上，睡在吉姆椅子的旁邊，頭放在吉姆放腳的小凳上，再不說話了。爐中的火漸漸熄了，我們各人都蓋上自己的毯子。一會子除了屋頂上的雨聲和各人的鼻息聲之外，全房中完全寂靜無聲了。

過了一場惡夢等我醒來時，已經是將近天明了。風暴已經沒有了，星光還在天空閃爍着，大的

月亮超過那森嚴的松樹照入房中。月光似乎很親愛的照着那孤獨的病人，也照着米格斯的頭。她的頭髮掩蓋着她所愛的吉姆的腳。月光甚至使粗魯的尤巴皮，似乎也有詩意了。他靠在肩膀上，臥在吉姆米格斯和他的那班客人之間，眼睛似乎監視着。然後我又睡着了，直到大天光纔醒，尤巴皮站在我前面，大聲喊着：都上車了麼？

咖啡已經好好安放在棹上，但米格斯卻已走了。我們在屋子四周遊蕩着，等馬已經裝好了還留戀了一些時，但米格斯還是沒有回來。她顯然是不想有一種正式的告別，好叫我們自己離開這裏，正如來時一樣。我們照料兩位女客上車之後，大家仍舊回到屋子裏來，一一和吉姆握手告別；每人莊重的握手之後，仍舊把他扶起到原來的地位。然後大家再最後一次把這間房四周望了一下，以及米格斯所坐的那只矮凳子，然後各人在車中就坐。馬鞭一抽，我們便仍上征途了。

但我們走到大路上的時候，尤巴皮那靈巧的手忽然叫那六匹馬停止前進，車子隨着蹙了一下也停着。因為在路旁高處米格斯亭亭玉立着。她頭髮飄着，眼珠閃爍着，揮着白手巾，并露着白牙喊一聲最後的再會。我們揮着帽子以回謝她。然後尤巴皮好像恐怕再受了迷一樣，使勁把馬

一抽，於是大家仍靠在坐位上了。大家一直沒有說一句話，直到到了北法克，便把馬車停在獨立酒家的門前。法官先生領着先，大家便一齊入酒店，各人莊嚴的坐下。

「先生們，你們的酒杯都盛滿了麼？」法官先生莊嚴的脫白帽向大家問着。都盛滿了。

「那麼，我們都獻米格斯一杯，上帝祝福與她！」

或許上帝是祝福與她了。誰知道呢？

## 橋上絞犯

A·皮爾斯

在北阿拉巴馬火車經過的鐵橋上站着一個人，眼睛注視着橋下二十呎急流的水。這個人雙手是放在背後，被繩縛住了。另外一條繩圍着他的頸項。繩子掛在他身邊一株大樹的分幹上，鬆着的一端垂下來和他的膝相齊。他站立的地方是幾塊薄木板鋪在懸空的軌道上。一同站在這裏的還有兩個美國北部聯邦的兵士；還有一個軍曹——在平時或許本來是一個代理執行官。站得稍許遠一點是一個全身武裝的軍官，他是一個隊長。橋的兩端各站一個哨兵，鎗持在靠左的胸前——是一種勉強而不自然的姿勢，強制着身挺立起來。他們的職務祇是在兩端橋板處看守，而不必曉得橋的中段發生什麼事。

除此之外，則看不到另外一個人。鐵軌的一端直伸入一森林，約百碼之遠，然後斜行以至於看不見了。當然前面還有哨兵巡邏着。川流的另一岸是一片空地，向上傾斜，四周圍了木柵欄和架成

的鎗眼，木柵的中間架了一尊炮，炮口瞄準鐵橋，斜坡的中途是一隊排立的步兵，休息的姿式站着，鎗柄豎在地上，鎗口斜傾在右肩上，手握着鎗腰。行列的右首站着一個中尉，他的指揮刀尖朝地，左手放在右手上。除了立在鐵橋中間的四人之外，沒有一個人是移動的。他們朝橋上注視着，呆立像石人一樣。橋兩旁護守的哨兵，臉向着川流，遠望好像兩個塑像。那位執刑的軍官也是交臂而立，沉默着不發一言，望住他的下手工作。死亡是一件很莊嚴的事，受刑者一旦被宣判之後，他是應當受一種形式的尊敬的，卽算執刑者都是他極熟的人。照軍隊裏的紀律，沉默和固立便是致敬的方

式。

這個預備絞死的人大約是三十五歲。由他的衣服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平民，一個鄉下的小地主。他的臉部長得很端正，一條直鼻子，堅毅的口脣，寬額，長而黑的頭髮直披到耳後和他的大衣的披領相齊，脣上下有點鬚鬚，但不是人字鬚；他的眼睛大而灰黑，帶着慈祥的表情，誰也不會料想他會這樣慘死的。很顯明的這當然不是一種無理的屠殺。北部聯邦的軍紀是各種人都有受絞刑的可能，紳士階級當然也不例外。



一切都準備好了，兩個兵士退到一旁，每人抽出他站在上面的一塊木板。軍曹轉身向着軍官致敬了一下，然後馬上退到軍官後面，軍官同時也退在一旁。這些動作使將受絞刑的犯人和軍曹同站在一塊木板的兩端上。這塊木板是經過三根枕木的距離，在犯人所站的一端差不多要達到第四根枕木了。這塊木板以前本是由軍官的體重持住的，現在已換了軍曹了。如果這軍官示一下意的話，軍曹便會站開，木板一傾斜，犯人便會在兩枕木之間空懸吊下。這種安排，隊長覺得是很簡單而有效力的。犯人的臉部沒有遮蓋，眼睛也未曾繫住，他望了望自己不穩妥的站的地方，然後讓自己的視線注視下面急流的川水。一塊蕩動的木板隨着川流而下了，流得是如何的慢呀！水也這樣的慢！

他閉上眼睛以便集中他最後的思想。想自己的妻子和兒女。被朝日映成的金黃閃耀的流水，水上蒸發的瀰漫白霧，木柵式的堡壘，兵士蕩動的木板，一切都使他覺得心思混亂，而現在他又感覺一種新的攪擾了。在他正在想他的家庭的時候，突然一種尖銳明顯的金屬擊撞聲，好像鐵匠打鐵一樣，一聲一聲敲到他心上來。他希奇着不知是什麼，究竟是遠是近——似乎兩者都有。這聲

音的發出是有規則的，但是緩慢得像鳴喪鐘一樣。他不懂是什麼緣故，他不耐煩而憂懼的等着，每一下敲擊中間停歇的時間似乎加長些了，而這樣遲延似乎使人更不可耐。因為聲音減稀了，於是來得更尖銳而沉重，牠們刺着他的耳鼓好像刀割一樣；他覺得他將要發狂。實際上他所聽見的是他掛錶的響聲。

他打開眼睛又望到了下面的水。「假使我能將我手鬆脫的話，」他這樣想着，「我便可以將頸上的繩索弄掉而跳到水裏去。潛在水裏使鎗彈打不着，然後盡力的划，達到對岸，逃到樹林裏，便可以到家了。感謝上帝，僥倖我的家尚未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內，我的妻子和兒女還在侵略者最前線之外。」

上面所述犯人的這些思想，好像閃電一樣掠過他的腦子，而不是慢慢的想出來的。然後軍官向軍曹點了點頭，軍曹退到了一旁。

法夸耳是一個家境小康的地主，原是阿拉巴碼的一個受人尊敬的老世家。因為自己是一個擁有奴隸的地主，像其他一切買賣奴隸的地主一樣，對於政治是主張脫離北部，而盡忠於南邊的。因為某種重要的緣因（在此不必述說），他不能加入軍隊（就是最後在哥林被克服以致慘遭失敗的那勇敢軍隊）。在這種失敗之下他覺得非常之氣憤，急切的想發洩他的能力，做一個勇敢的兵士，以獲得光榮的機會。他覺得這種機會是會有的，因為在戰爭時每每總是有這種機會。不過暫時，他可以在可能範圍之內，盡他的力量做一點事。祇要能幫助南方的地方，無論怎樣卑微的供獻，他都是可以幹的，無論怎樣危險的工作，他也可以去冒險的，祇要是合乎一個像他這樣天性喜歡當兵的平民，一個很坦白的——至少贊成一部分下面這句格言的人：「為要相愛或是戰爭時，一切方法都是合乎正義的。」

有一天傍晚，法夸耳和他的妻子坐在屋前草坪的板凳上，一個穿灰色軍服騎馬的兵士走到他門前來討水喝。法夸耳太太趕忙很快的站起來進去弄水，當她走開之後，她丈夫走到這兵士面前，很熱心的詢問前方消息。

「敵軍正在修補鐵路，」這個兵士說，「準備再向我們進攻。他們已經到了鷹川橋，弄好了一切，在對岸築了一個堡壘。他們的長官出了一個佈告，這佈告四處都貼得有，命命不許任何人民破壞鐵路，鷹川橋、堡壘以及火車，凡是在這些地方捉住的則絞殺不論。我親眼看見這張佈告。」

「這裏離鷹川橋多遠呢？」法夸耳問。

「大約三十哩。」

「橋這邊有沒有人防守呢？」

「僅僅離橋一哩之遠的鐵路上有一隊哨兵，另外有一個哨兵在橋這邊。」

「假使一個人——一個懂得絞刑的普通百姓——能設法躲過巡邏隊，同時也越過了橋旁的哨兵，他能有什麼成就呢？」法夸耳微笑的問。

這個兵士想了想回答說：「我一月之前在那裏，看見去冬的大水衝來了一大堆木材，堆在這邊橋腳的旁邊。現在這些木材都乾了，可以像麻屑一樣的焚燒起來。」

這時法夸耳太太拿水來了，這個兵士喝了水，很有禮貌的道了謝，然後向法夸耳一鞠躬，騎馬

走了。一點鐘以後，天色已黑，這個兵士又再經過法夸耳的門前，朝北向他原來的路上走去。他是一個北軍的偵騎。

(三)

當法夸耳從橋中間一直隨下去時，他已經失了知覺，差不多完全死了。許久之後他又蘇醒過來——對於他似乎覺得已經過了許多年——喉間有一種緊壓和窒息的感覺。一陣銳利刺骨的難受似乎從他的頸部一直射下去通過他全身四肢和神經各系。這種疼痛好像閃過一種如枝幹一樣的明確路線，異常迅速而有節拍的擊打。牠們又好像如川流一樣的火焰，燒得他至一種不可容忍的熱度。至於他的頭，除了一種充滿擁塞的感覺之外，不覺得什麼。這些難受疼痛的感覺都沒有連帶着有什麼思想的；他理智的一部分是完全失效用了；他僅有感覺的能力，而感覺是痛苦的。動作的知覺他也是有的。包圍在一種光耀的白雲內，他好像已沒有肉體的存在，所有的祇是一顆如火如荼的心，在一種想像不到的振動的弧光內，往來像搖擺一樣的搖蕩。然後突然之間，圍繞他

的光圈向上一沖，撲通一響；一種可怕的鬧聲在他耳內顫動着，然後一切都冷靜而漆黑了。現在他的思想力能恢復了；他曉得繩子斷了而他跌在川裏。絞刑是不會有第二次的，他頸上的活結窒息着他，使水不能到肺裏面去。在河底下而被絞死，這是多麼滑稽的事呀！他從黑暗中打開眼睛，望到上面有一線光，但是如此的遠如此的不可及！他仍舊往下沉，因為所見的光越來越細，最後祇剩一線了。然後光又開始放大明亮起來，他曉得他現在是向上面浮了，同時發生了一種想掙扎的心，因為他現在已很舒服。他想：『絞死或溺死，那並不怎樣壞；祇是我不願意被射死。我不會被射死的，那太不公平了。』

他還不感覺得怎樣用力，不過兩隻手腕所給予他的激烈疼痛使他知道是想將手上的繩索弄掉。他將自己的注意力用在掙扎上，猶如一個閒空的人望着一個魔術家變把戲，對於戲法的結果並不十分關心一樣。好有勁呀！何等強大超人的力氣呀！哈，這一下真够勁，真妙！繩子掙脫了，他的兩臂已經分開向上浮，兩隻手在明亮的光線兩旁矇矓的看得見。他帶着一種新的興趣望着自己的左右手一拉開他頸上的繩結，很命的丟在一邊，繩子在水中波動好像一條水蛇一樣。『放到頸

上去，放到頸上去！他覺得他在對他的手這樣喊，因為在解了頸上的繩結的時候，他感覺了一種向未經經驗過的刺骨疼痛。他的頸子痛得異常；他的腦子如火一樣的焚，他的心原來是輕微衝動的，突然的大跳起來，似乎想衝口而出。他整個身體都是陷在一種不可容忍的痛苦之中！但是他的雙手並不聽他的話，牠們很勁的打着，將水推到後面，使身子浮到水面上來。他覺得他的頭已露出水面了，他的眼睛被陽光射得睜不開；他的胸部盡力擴張；經過一種難忍的痛苦，他的肺裏吸入了很多空氣，馬上使他不由自主的呻吟了一聲。

他現在一切肉身上的感覺完全是恢復了，似乎更異常的敏銳活躍。他的器官組織因這次可怕的騷動也磨鍊得格外靈敏而能感到以前從未感覺過的事物了。他覺得水波在他臉上飄過，聽見牠們相撞而分開的聲音。他望到川岸邊的樹林裏，看見每一枝樹，每片樹葉和每片葉上的葉莖——也看見牠們上面各種昆蟲，蝗蟲，美麗的蝴蝶，灰色的蜘蛛在樹枝間結網。他也望見草地上露水由陽光射成的七色。蚊蟲在水面的漩渦上飛舞而發出嗡嗡的叫聲。蜻蜓翅膀的拍聲，水蜘蛛腿子在水面上划動好像船行一樣——這一切微細的聲音都變成了可聽的音樂。一隻魚在他眼

睛下面游過，他聽見牠躍出水面的聲音。

他現在已經浮到水面而臉朝下了；一剎時整個世界慢慢旋轉起來，而他便是宇宙的中樞。他看見了鐵橋、堡壘、橋上的兵士、那個軍官、軍曹、兩個守衛和他的行刑者。他們在藍天之下露出斜面的黑影。他們喊着舞着，手指住他；那個軍官已經把手鎗拿出來了，但是他沒有開鎗；其餘的人都沒有鎗在手。他們的舉動是古怪而可怕的，他們的形體是巨大的。

突然間他聽見砰然一聲鎗響，好像一件東西落到水面上離他頭部數吋之遠，激起浪花濺到他臉上。他又聽到第二聲鎗聲，看見一個哨兵鎗柄靠在肩上，一股藍色的輕煙從鎗口冒出來。他從哨兵的鎗口裏似乎看見了那個哨兵的眼睛，似乎是灰色的。他記得灰色眼睛都是尖銳的，會放鎗的人多半有這種顏色的眼睛。不過總之，這顆子彈是躲過了。

一個從對面來的漩渦將法夸耳轉住了，把他翻了過來，他又望到堡壘對岸的樹林裏。一種清晰明朗的單獨喊聲，從他背後經過水而傳過來，蓋過了其他一切雜聲，甚至他耳邊的水浪相擊的聲音都聽不見了。雖則他沒有當過兵，但是由於軍訓曉得這種和緩有揚抑的聲調是極可怕的。岸



上的中尉對於今天早晨的工作也是參加了一部分的。何等的冷酷，何等的安閒，何等殘酷的話：

「立正，同伴們……舉鎗，準備，瞄準……放。」

法夸耳潛下水去，直到他潛到所能深的程度。河水在他耳邊大聲的響着好像尼亞甲拉的大瀑布一樣，然而他仍舊聽見上面轟然的鎗聲。他又再浮上來，碰見那些發亮的金屬，已經毫無氣力的慢慢斜射下來了。有些落到他臉上和手上，然後再滑下去，直往下沉。有一顆落在他衣領和頸部之間；使他感覺一種怪不舒服的溫暖；他把牠抽掉了。

當他升到水面吸一點空氣，纔曉得他在水下面已躲得很長久了；他已經到了下游——這裏要安全些。那些兵士又將要裝好再上的鎗彈；那些子彈在筒內倒出來，在陽光下閃耀着，然後一顆一顆裝入鎗膛去。那兩個橋兩端的哨兵又放了一鎗，但仍是未中。

這一切的動作在他擡起頭時都看見了。現在他在川流內很命的游泳着，他的腦筋也和他的手足一樣的用勁；他心裏在很迅速的想：

「這個軍官不會再做這樣的錯事了。躲避一排鎗彈和一顆子彈是一樣的容易。他或許會命

令他們自由放鎗的。願上帝保佑我；我不能擔保顆顆子彈都躲脫！」

在他兩碼之內水面上突然發生了一聲可怕的劈拍聲，隨着轟然一響，響聲似乎從空氣中又轉回去，直到堡壘那邊，再一聲爆炸將川水從底都激動了。一道鼓起的波浪向他面前湧，打在他身上，把他悶閉住了。他們在利用大炮了。當他搖開頭上衝來的波浪的時候，又聽到耳邊斜過一聲炮響，馬上前面樹林裏的枝葉都拆裂震落了。

「他們不會再用炮的，」他心裏在想；「下次他們或許會用葡萄彈。我必須留心鎗；放鎗時的青煙會通知我的——子彈的預告來得太慢了；總是在發出之後。這是一枝好鎗。」

突然之間他覺得他的身子在大轉動，好像紡車上的樞軸一樣。川水，河岸，樹林，現在離得很遠的鐵橋，堡壘，兵士——一切都混亂模糊了。每件東西所看見的都祇是牠們的顏色，各種顏色在圍着打轉，這便是他一切所見的。他被一個漩渦捉住了，被牠很快的向前推，身子迴旋得暈眩而難受。不到幾分鐘他便被推到川流左岸——南岸——的沙灘上，剛好在一個突出的岸角之後，使他躲避了仇敵的視線。這種身體動作的突然停止，一隻手在沙灘上所受的擦傷，使他恢復過來歡喜得

流淚。他將手指插入沙內，抓了一手的沙，放在唇上親着。牠們像金子，像鑽石，像珠寶，他想不起什麼寶貴的東西是不像這沙的。岸上的樹木都是一種高大的花圃植物，牠們的行列是非常齊整的，面花香時時襲人。一種奇異而帶玫瑰色的陽光射在樹林的小徑裏，風吹着樹上的枝葉好像古時的風弦琴。他不想再逃了，他願意逗留在這種迷人的境遇直到再被捉獲。

一聲呼呼的葡萄彈鎗聲從他頭上射過，使他從如夢的境中驚醒了。無能的炮手在轟擊最後一彈了。他跳起來，奔上斜傾的沙岸，直竄入林中。

那一整天他走着，隨着太陽的方向而行。這個森林似乎是走不完的；他找不出一處可以出去的地方，甚至一條樵夫的路都沒有。他從來沒有到過如此荒野的境遇，荒涼的預示使他感覺有不幸的事發生。

天黑之後他非常疲乏，腳酸，而饑餓了。想念妻子和兒女的心思仍舊驅着他前進。最後他找着一條路了，這條路照他想的，非常的寬大正直，好像一條馬路，然而似乎並沒有人走過。附近沒有田地，也看不見人家，更無犬吠的聲音表示有居住的人類。兩旁的大樹成了兩道黑色的高牆，到

遠處合併成爲一點，好像透視畫法中所畫的畫一樣。說頭頂上樹林的空隙中望上去，他可以看到許多不常見的金色星聚集成許多奇形的星座。他覺得這些星座的形狀都是含有一種神秘和惡意的。樹林的兩旁充滿了許多單調的聲音，在這些聲音之中——一次，兩次，三次——他清晰的聽見有人在淒淒的細語。

他的頸子非常的疼痛，當他用手去摸的時候，發見已腫得很利害了。他曉得在繩子纏絞的地方有一圈黑痕。他的眼睛覺得充滿了血，已經無法閉起來。他的舌頭渴不可忍，他把牠伸到嘴外受外面的冷氣。腳下的軟草鋪在這種未曾走過的大路上是何等柔軟呀！他已經不能感覺腳下所走的路了。

無疑的，雖則他感受疼痛，實在是睡着的，因爲他現在又看到另一種新環境了——或許他是剛從一種昏迷的境界中醒來。他站在他自己的家門前。一切都是和他離開時一樣，美麗而晴朗的早晨。他大概已走了一通晚。當他推開大門，經過白色寬大的過道的時候，他看見一個女人的衣裳飛揚着；那他望去新鮮活潑可愛的妻子從階臺上走下來迎接他。下到最後一級時便立住等着，臉

上帶着一種喜悅的微笑，態度顯得莊重而大方。啊，她是如何的美麗！他跑向前去伸開兩臂，正當他預備擁抱她的時候，突然覺得頸後受了一下重擊，馬上層層的白煙圍繞了他，以及一聲似大炮的轟炸聲——然後一切都黑暗寂靜了！

法夸耳是死了；他那破了頸子的屍身在鷹川橋下木材間慢慢的蕩來蕩去。

